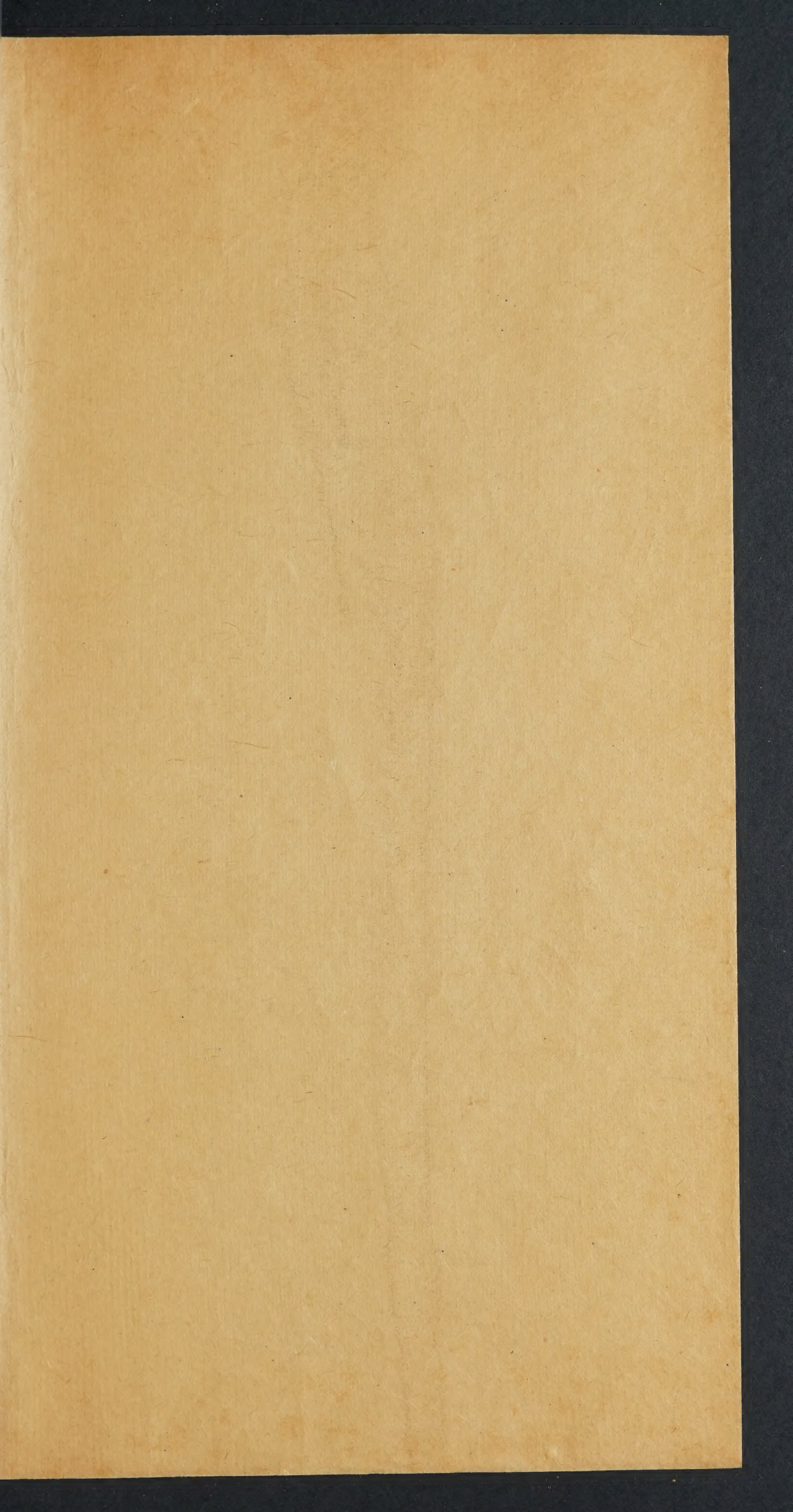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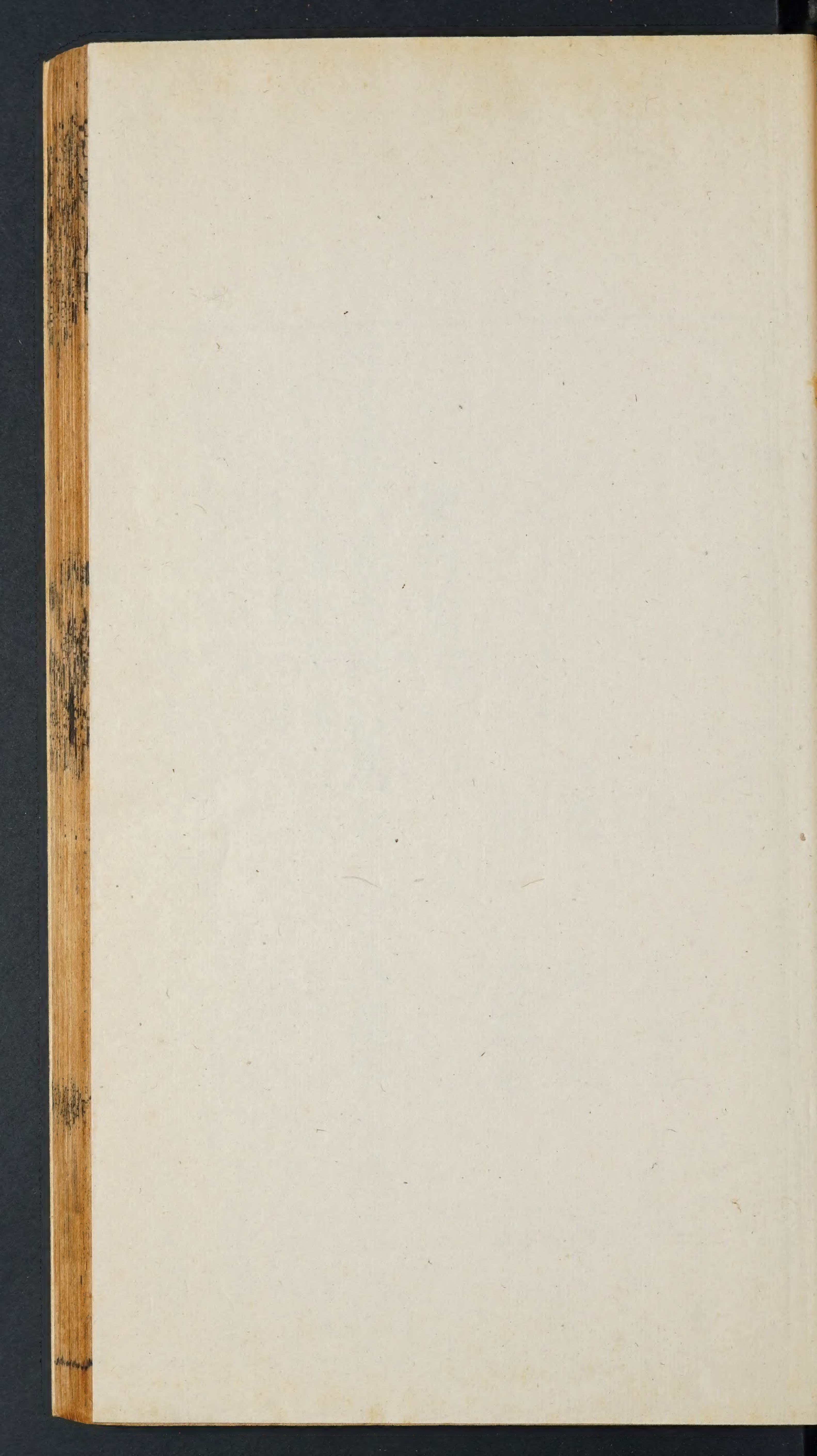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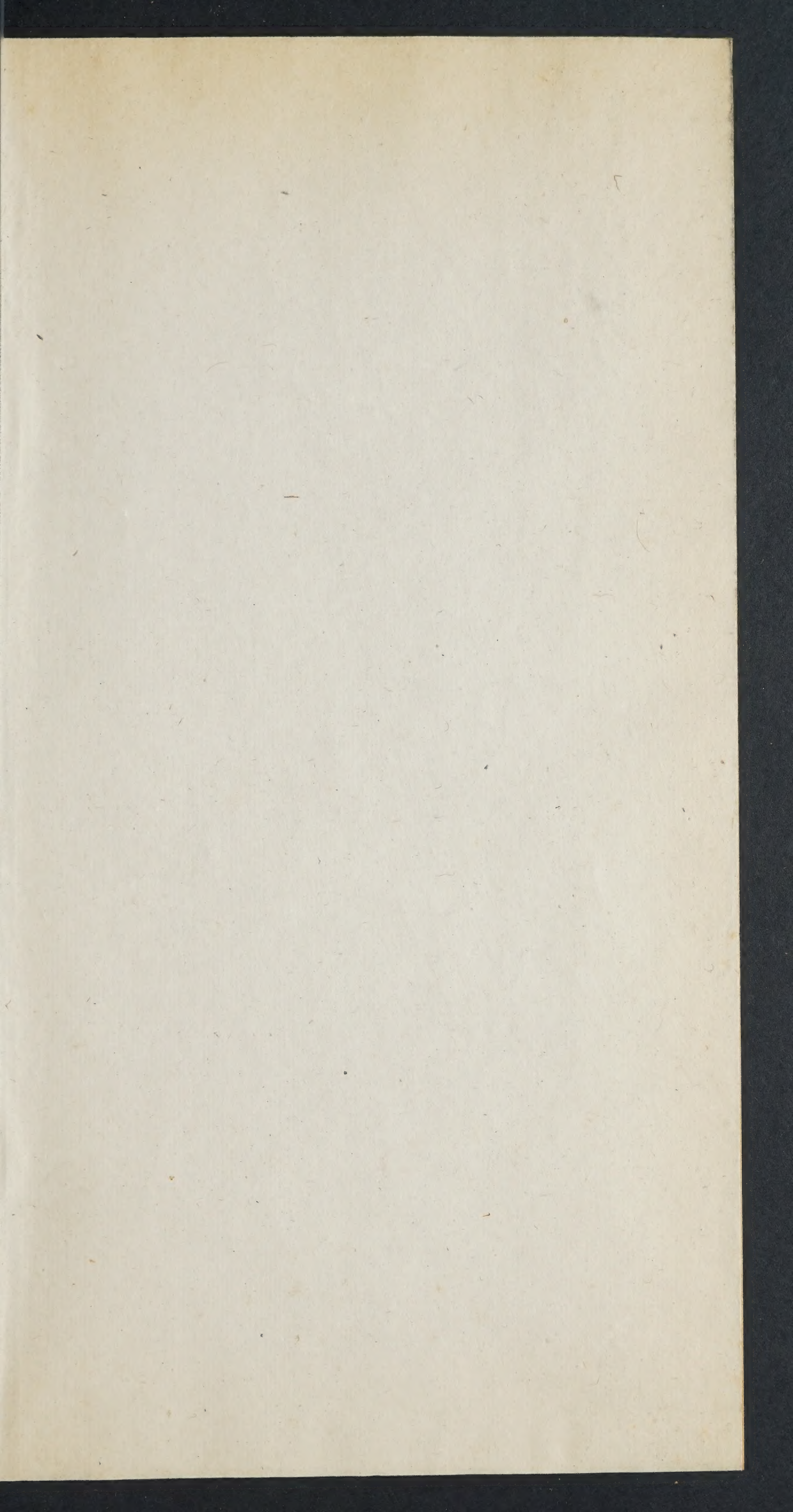








世說新語卷上之上

鼓吹 廿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峻　注

明　凌濛初　訂

德行第一

陳仲舉言為士則，行為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汝南先賢傳曰：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有室荒蕪不埽除，曰：大丈夫當為國家埽天下。值漢桓之末，閹豎用事，外戚豪橫。及拜太傅，與大將軍竇武謀誅宦官，反為所害。為豫章太守。海內先賢傳曰：蕃為尚書，以忠正忤貴戚，不得在臺，遷豫章太守。至便問徐

劉本註○謂陳欲便脩孺子而主簿欲其俟入廨後

按凡稱劉本註俱劉應登本中者劉序云閒疏其滯義旨或應登自註又或考據原註俱不可考姑列之上方

楊用修曰蕃亦癡矣[illegible]守穉一郡之鳳[illegible]謂以天下為[illegible]者[illegible]懸榻乃[illegible]不[illegible]郡宰相之事乎宦[illegible]之[illegible]其[illegible]矣

孺子所在。欲先看之。謝承後漢書曰。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清妙高跱。超世絕俗。前後為諸公所辟。雖不就。及其死。萬里赴弔。常預炙雞一隻。以綿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綿。斗米飯。白茅為藉。以雞置前。醊酒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主簿白。羣情欲府君先入廨。陳曰。武王式商容之閭。席不暇煖。吾之禮賢。有何不可。許叔重曰。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也。車上跪曰式。袁宏漢紀曰。蕃在豫章。為穉獨設一榻。去則懸之。見禮如此。

周子居常云。吾時月不見黃叔度。則鄙吝之心已復生矣。子居別見。典略曰。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時論者咸云。顏子復生。而族出孤鄙。父為牛醫。潁川荀季和執憲手曰。足下吾師範也。後見袁奉高曰。卿國有顏子。寧知之乎。奉高曰。卿見吾叔度邪

後漢書以此入黃憲傳

王敬美曰叔度直是新知見竟雅量第一

劉會孟曰不濁易見不清難知故是能言

按交叔度者袁閬字奉高耳獨世說以奉高爲袁宏後又有袁彥伯亦名宏劉會孟曰本語云奉

度邪。戴良少所服下。見憲則自降薄悵然若有所失。母問汝何不樂乎。復從牛醫兒所來邪。良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所謂良之師也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泰少孤。年二十。行學至城皐屈伯彥精廬。乏食衣不蓋形。而處約味道。不改其樂。李元禮一見稱之。曰吾見士多矣。無如林宗者也。及卒。蔡伯喈爲作碑。曰吾爲人作銘。未嘗不有慚容。唯爲郭有道碑頌無愧耳。初以有道君子徵。泰曰吾觀乾象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辭以疾。汝南先賢傳曰。袁宏字奉高。慎陽人。友黃叔度於童齒。薦陳仲舉於家巷。辟太尉掾。卒。車不停軌。鸞不輟軛。詣黃叔度。乃彌日信宿。人問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萬頃之陂。澄之不清。擾之不濁。其器深廣。難測

氾清而易挹四字有味不宜去

劉會孟云此復何德行

量也。泰別傳曰：薛恭祖問之，泰曰：奉高之器，譬諸氾濫，雖清易挹也。

李元禮風格秀整，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為己任。薛瑩後漢書曰：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抗志清妙，有文武儁才。遷司隸校尉，為黨事自殺。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為登龍門。三秦記曰：龍門一名河津，去長安九百里，水懸絕，龜魚之屬莫能上，上則化為龍矣。

李元禮嘗歎荀淑、鍾皓，先賢行狀曰：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所拔韋褐芻牧之中，執案刀筆之吏，皆為英彥。舉方正，補朗陵侯相，所在流化。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父祖至德著名。皓高風承世，除林慮長，不之官。人位不足，天爵有餘。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海內先賢傳曰：潁川先輩為海內所師者，定陵陳稚叔、潁陰荀[illegible]

荀淑名朗陵侯相

諶 季方

長文 名羣 元方子

劉會孟曰大龍諸郎又曰元注有五百里兩條不可少

文若 荀彧子

按續晉陽秋王劉本所無故云

皓。少府李膺宗此三君。常言荀君清識難尚。陳君至德可師。

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陳寔傳曰。寔字仲弓。潁川許昌人。爲聞喜令。太丘長。風化宣流。乃使元方將車。先賢行狀曰。陳紀字元方。寔長子也。至德絕俗。與寔高名並著。而弟諶又配之。每宰府辟召。羔鴈成羣。世號三君。百城皆圖畫。季方持杖後從。長文尚小。載著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張璠漢紀曰。淑有八子。儉。緄。靖。燾。汪。爽。肅。敷。淑居西豪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遂署其里爲高陽里。時人號曰八龍。文若亦小。坐著膝前。于時太史奏。真人東行。檀道鸞續晉陽秋曰。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父子。于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

按此則今州所闕

劉會孟曰意是尚覺此語太煩

劉會孟曰家翁語

客有問陳季方。海內先賢傳曰陳諶字季方寔少子也。才識博達。司空掾公車徵。不就。足下家君太丘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樹生泰山之阿。上有萬仞之高。下有不測之深。上為甘露所霑。下為淵泉所潤。當斯時。桂樹焉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也。

陳元方子長文有英才。魏書曰。陳羣字長文。祖寔嘗謂宗人曰。此兒必興吾宗。及長有識度。具所善皆父黨。與季方子孝先陳氏譜曰。諶子忠字孝先。州辟不就。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太丘。太丘曰。元方

劉會孟曰只此同言固此賊亦入德行之選矣

王敬美曰賊語亦佳

楊用脩曰三國志云管寧爲龍頭邴原爲龍腹華歆爲龍尾余

難爲兄，季方難爲弟。一作元方難爲弟季方難爲兄。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荀氏家傳曰：巨伯，漢桓帝時人也，亦出潁川，未詳其始末。値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邪？"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而還，一郡並獲全。

華歆遇子弟甚整，雖閒室之內，嚴若朝典。魏志曰：歆字子魚，平

謂華歆爲龍尾

劉會孟曰寫得可觀

吳文倚曰華歆兵誌
后此乃逆賊之九貞
幼安視如不啻由跖
而可並論耶

劉會孟曰捉擲未害
其直強生優劣其傷
少方不在此

王世懋曰金未投心
不動也捉金便一擲
之耳後開同輸破擘
幸而見金已不見人
豈復能憤哉
友朋感曰既況而擲
之使是升歆一生小
器了

後人州以此入品藻

原高密唐人魏略曰靈帝時與北海邴原管寧俱游學相善時號三人爲一龍謂歆爲龍頭寧爲龍腹原爲龍尾陳元方兄弟恣柔愛之道而二門之裏兩不失雍熙之軌焉

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傅子曰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齊相管仲之後也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魏略曰寧少恬靜常笑邴原華子魚有仕宦意及歆爲司徒上書讓寧寧聞之笑曰子魚本欲作老吏故榮之耳

王朗每以識度推華歆魏書曰朗字景興東海郯人拜司徒歆蜡日禮如

劉會孟曰名言

劉會孟曰閱世而後知其難賴有此語又曰朗勝華華復勝于人不可以無辨

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五經要義曰三代名臘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總謂之臘晉博士張亮議曰蜡者合聚百物索饗之歲終休老息民也臘者祭宗廟五祀傳曰臘接也祭則新故交接也秦漢已來臘之明日為祝歲古之遺語也嘗集子姪燕飲王亦學之有人向張華說此事張曰王之學華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王隱晉書曰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累遷司空而為趙王倫所害

華歆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歆輒難之朗曰幸尚寬何為不可後賊追至王欲舍所攜人歆曰本所以疑正為此耳既已納其自託寧可以急

凌初成曰祥能諧及覽亦甄敬是更難

相棄邪。遂攜拯如初。世以此定華王之優劣。華嶠譜敘曰歆為下邽令。漢室方亂。乃與同志士鄭太等六七人避世。自武關出。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與俱皆哀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在危險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今無故受之。不知其義。若有進退。可中棄乎。衆不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歆乃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卒共還出之而後別。

王祥事後母朱夫人甚謹。晉諸公贊曰。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祥世家曰。祥父諱融。娶高平薛氏。生祥。繼室以廬江朱氏。生覽。晉陽秋曰。後母數譖祥。屢以非理使祥。弟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婦。覽妻亦趨而共之。母患。方盛寒冰凍。母欲生魚。祥解衣。將剖冰求之。會有處冰小解。魚出。蕭廣濟孝子傳曰。祥後母忽欲黃雀炙。祥念難卒致。須臾有數十黃雀。飛入其幕。母之所須。必自奔走。無不得焉。其誠至如此。家有一李樹結子殊好。母恒使守

劉會孟曰六十而仕[illegible]
[illegible]
劉[illegible]王
氏[illegible]左
大朝[illegible]之
家[illegible]報
劉[illegible]之入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文帝名昭、姓司馬氏、謚曰文王、

之。時風雨忽至。祥抱樹而泣。蕭廣濟孝子傳曰。祥後母庭中有李。始結子。使祥晝視鳥雀。夜則趍鼠。一夜風雨大至。祥抱泣至曉。母見之惻然。祥嘗在別牀眠。母自往闇斫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既還。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請死。母於是感悟。愛之如己子。虞預晉書曰。祥以後母故。陵遲不仕。年向六十。刺史呂虔檄爲別駕。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案祥太保。

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臧否人物。魏書曰。文王諱昭。字子上。宣帝第二子也。魏氏春秋曰。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阮瑀子也。宏達不羈。不拘禮俗。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與言。昶愧歎之。自以不能測也。口

按此則弇州所刪
劉會孟曰：又與性物致情斬鞭會意別

不論事，自然高遠。李康家誡曰：昔嘗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吏俱見，臨辭出，上曰：為官長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並受詔。上顧謂吾等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為本。復問吾，吾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為大。上曰：卿言得之矣，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吾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達、僕射王公仲。上曰：此諸人者，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可謂至慎乎。（康集）

王戎云：與嵇康居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敘曰：康字叔夜，譙國銍人。王隱晉書曰：嵇本姓奚，其先避怨徙上虞，移譙國銍縣，以出自會稽，取國一支，音同本奚焉。虞預晉書曰：銍有嵇山，家於其側，因氏焉。康別傳曰：康性含垢藏瑕，愛惡不爭於懷，喜怒不寄於顏。所知王濬沖在襄城，面數百，未嘗見其疾聲朱顏。此亦方中之美範，人倫之勝業也。文

劉本註○言其骨立

章敘錄曰。康以魏長樂亭主婿。遷郎中。拜中散大夫。

王戎和嶠同時遭大喪。俱以孝稱。王雞骨支牀。和哭泣備禮。晉諸公贊曰。戎字濬沖。瑯琊人。太保祥宗族也。文皇帝輔政。鍾會薦之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即俱辟為掾。晉踐阼。累遷荊州刺史。以平吳功。封安豐侯。晉陽秋曰。戎為豫州刺史。遭母憂。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碁奕。而容貌毀悴。杖而後起。時汝南和嶠亦名士也。以禮法自持。處大憂。量米而食。然顦顇哀毀。不逮戎也。武帝謂劉仲雄曰。王隱晉書曰。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漢城陽景王後也。亮直清方。見有不善。必評論之。王公大人。望風憚之。僑居陽平。太守杜恕致為功曹。沙汰郡吏三百餘人。三魏僉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累遷尚書司隸校尉。卿數省王和不。聞和哀苦過禮。使人憂之。仲雄

劉會孟曰此語可入佛經註疏第已奉不足以表恨偏

曰和嶠雖備禮神氣不損王戎雖不備禮而哀毀骨立臣以和嶠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應憂嶠而應憂戎晉陽秋曰世祖及時談以此貴戎也

梁王趙王朱鳳晉書曰宣帝張夫人生梁孝王彤字子徽位至太宰桓夫人生趙王倫字子彝位至相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晉諸公贊曰裴楷字叔則河東聞喜人司空秀之從弟也父徽冀州刺史有儁識楷特精易義累遷河南尹中書令卒歲請二國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或譏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名士傳曰楷行已取與任心而動毀譽雖至處之晏然皆此類

劉會孟曰戎從祖語故同前

劉會孟曰形容甚至

王敬美曰晚節乃握牙籌鑽李核

按此則弇州所刪

王戎云。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中清遠。將無以德掩其言。晉陽秋曰。祥少有美德行。

王安豐遭艱。至性過人。裴令往弔之曰。若使一慟果能傷人。濬沖必不免滅性之譏。曲禮曰。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孝經曰。毀不滅性。聖人之教也。

王戎父渾。有令名。官至涼州刺史。世語曰。渾。字長原。有才望。歷尚書涼州刺史。渾薨。所歷九郡義故。懷其德惠。相率致賻數百萬。戎悉不受。虞預晉書曰。戎由是顯名。

劉道眞嘗爲徒。晉百官名曰。劉寶。字道眞。高平人。徒。罪役作者。扶風王駿。虞預

廣字彥輔。

晉書曰。駿字子臧。宣帝第十七子。好學至孝。晉諸公贊曰。駿八歲爲散騎常侍。侍魏齊王講。晉受禪封扶風王。鎮關中。爲政最美。薨贈武王。西土思之。但見其碑贊者。皆拜之而泣。其遺愛如此。

以五百疋布贖之。旣而用爲從事中郎。當時以爲美事。

王平子、胡毋彥國諸人。皆以任放爲達。或有裸體者。

晉諸公贊曰。王澄。字平子。有達識。荊州刺史。永嘉流人名曰。胡毋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湘州刺史。王隱晉書曰。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袒箕踞。其後貴游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毋輔之之徒。皆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爲通。次者名之爲達也。

樂廣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爲乃爾也。

廣別見。

按此則弇州所刪劉本註中謂傳食於衆人

劉辰翁云所賴者能哉聞二兒兒非其子不救氣不絕耳哀哉

郗公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公名德，傳共飴之。公常攜兄子邁及外甥周翼二小兒往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之賢，欲共濟君耳，恐不能兼有所存。」公於是獨往食，輒含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郗鑒別傳曰：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郗慮玄孫也。少有體正，耽思經籍，以儒雅著名。永嘉末，天下大亂，饑饉相望，冠帶以下，皆割己之資供鑒。元皇徵為領軍，遷司空、太尉。中興書曰：鑒兄子邁，字思遠，有幹世才略，累遷少府、中護軍。

郗公亡，翼為剡縣，解職歸，席苫於公靈床頭，心喪終三年。周氏譜曰：翼字子卿，陳郡人。祖奕，上谷太守。父優，車騎咨議。歷剡令、青州刺史、少府卿。六

劉本註○謂以酒食請之

劉會孟曰不可謂無

凌初成曰壺飧善與之報往往而异

十四而卒

顧榮在洛陽嘗應人請覺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輟己施焉同坐嗤之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後遭亂渡江每經危急常有一人左右己問其所以乃受炙人也文士傳曰榮字彥先吳郡人其先越王句踐之支庶封於顧邑子孫遂氏焉世為吳著姓大父雍吳丞相父穆宜都太守榮少朗俊機警風穎標徹歷廷尉正曾在省與同僚共飲見行炙者有異於常儀乃割炙以噉之後趙王倫篡位其子為中領軍逼用榮為長史及倫誅榮亦被執凡受戮等十有餘人或有救榮者問其故曰榮省中受炙臣也榮乃悟而歎曰一餐之惠恩今不忘古人豈虛言哉

士衡美曰：詳時人之戲，以王平北用二婢餉僕二奴，故光祿戲答如此。始雖稱祖孝行，竟乃入於排調。劉本註○謂奴價高，故以婢餉之，戲言也。

祖光祿少孤貧，性至孝，常自為母炊爨作食。王隱晉書曰：祖納字士言，范陽遒人。九世孝廉。納諸母三兄，最治行操，能清言，歷太子中庶子、廷尉卿，避地江南，溫嶠薦為光祿大夫。王平北聞其佳名，以兩婢餉之，因取為中郎。王乂別傳曰：乂字叔元，琅邪臨沂人。時蔣新平二將作亂，文帝西之長安，乃徵為相國司馬，遷大尚書，出督幽州諸軍事、平北將軍。有人戲之者曰：奴價倍婢。祖云：百里奚亦何必輕於五羖之皮邪？楚國先賢傳曰：百里奚字井伯，楚國人。少仕於虞，為大夫。晉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諫而不聽，奚乃去之。說苑曰：秦穆公使賈人載鹽於虞，諸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羊皮。穆公觀鹽，怪其牛肥，問其故。對曰：飲食以時，使之不暴，是以肥也。公令有司沐浴衣冠之。公孫支讓其卿位，號曰五羖大夫。

按此則弇州所刪

周鎮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上，住泊青溪渚。永嘉流人名曰。鎮字康時，陳留尉氏人也。祖父和，故安令。父震，司空長史。中興書曰。鎮清約寡欲，所在有異績。王丞相往看之。丞相別傳曰。王導字茂弘，琅邪人。祖覽以德行稱。父裁，侍御史。導少知名，家世貧約，恬暢樂道，未嘗以風塵經懷也。時夏月，暴雨卒至，舫至狹小，而又大漏，殆無復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即啟用為吳興郡。晉陽秋曰。胡威字伯虎，淮南人。父質，以忠清顯。質為荊州，威自京師往省之。及出，歸質賜威絹一疋。威跪曰。大人清高，於何得此。質曰。是吾奉祿之餘，故以為汝糧耳。威受而去。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爨炊，食畢，復隨旅進道。質帳下都督陰齎糧要之，因與為伴，每事相助經營之，又進少飯。威疑之，密誘問之，乃知都督也。謝而遣之。後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其吏名。

父子清慎如此。及威爲徐州。世祖賜見。與論邊事
及平生。帝歎其父清。因謂威曰。卿清孰與父。對曰。
臣清不如也。帝曰。何以爲勝汝邪。對曰。臣父
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是以不如遠矣。

鄧攸始避難於道中。棄己子。全弟子。晉陽秋曰。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七歲喪父母及祖父母。持重九年。性清慎平簡。鄧粲晉紀曰。永嘉中。攸爲石勒所獲。召見立幕下。與語。說之。坐而飲焉。饋車所出。與胡人鄰轂。胡人失火燒車營。勒吏案問。胡誣攸。攸度不可與爭。乃曰。向爲老姥作粥。失火延逸。罪應萬死。勒知遣之。所誣胡厚德攸。攸遺其驢馬。護送。令得逸。王隱晉書曰。攸以路遠。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以逃賊。又掠其牛馬。攸語妻曰。吾弟早亡。唯有遺民。今當步走。儋兩兒盡死。不如棄己兒。抱遺民。吾後猶當有兒。婦從之。中興書曰。攸棄兒於草中。兒啼呼追之。至莫復及。攸明日繫兒於樹而去。遂渡江。至尚書左僕射卒。弟子綏服攸齊衰三年。既過江。

[illegible]畏人
[illegible]善揚其父
[illegible]州[illegible]取此注入
[illegible]深

劉會孟曰。謂繫兒樹若喜談。全姪而甚欲使其追及。任所託。行何事於繫。言繫首謂非。繫又非[illegible]奚曰。世難萬不[illegible]勢不周旋則可。[illegible]吾繫之樹。必欲一本欲頌鄧公高[illegible]成一六忍人[illegible]曰是爲不情[illegible]

[illegible]曰須溪之言[illegible]之本傳及[illegible]可則又[illegible]可與[illegible]獨消[illegible]耶此所以伯道無兒。豈天道無知哉。噫。晉之好名至此極矣。

劉本註○按從事兒全活局於勢之不可兩全耳兒追及之繫之而去毋乃無人心天理乎不復有子于斯見天道之不誣也按本註如此故前會孟云然

蔡此謂會悟所斷

夜夢神後記曰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悅導潛為祈禱者備矣尋掘地得錢百萬意甚惡之一一皆藏閉及悅疾篤導憂念特至忽見一人形狀甚偉被甲持刀曰僕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為請命故來爾公勿復憂導因與之食遂至數升食畢勃然謂導曰中書命盡非可救也言訖不見悅亦殞絶按此本俱是及未行

取一妾甚寵愛歷年後訊其所由妾具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也攸素有德業言行無玷聞之哀恨終身遂不復畜妾

王長豫為人謹順事親盡色養之孝中興書曰王悅字長豫丞相導叔子也仕至中書侍郎丞相見長豫輒喜見敬豫輒嗔文字志曰王恬字敬豫導次子也少卓犖不羈疾學尚武不為導所重至中軍將軍多才藝善隸書與濟陽江虨以善弈聞長豫與丞相語恒以慎密為端丞相還臺及行未嘗不送至車後恒與曹夫人併當箱篋長豫亡後丞相還臺登車後哭至臺門曹夫人作

晉書不巡誤今改晉書上及劉本改正

按此則并州所删

劉本註○謂父之交不欲人言其名

劉會孟曰謂不欲人名其父交非也意必有長短之論

劉本註○凶馬也不利主

封而不忍開。王氏譜曰。導娶彭城曹韶女名淑。

桓常侍聞人道深公者。輒曰。此公既有宿名。加先達知稱。又與先人至交。不宜說之。桓彝別傳曰。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桓榮十世孫也。父顥有高名。彝少孤。識鑒明朗。避亂渡江。累遷散騎常侍。僧法深。不知其俗姓。蓋衣冠之胤也。道徽高扇。譽播山東。爲中州劉公弟子。値永嘉亂。投迹揚土。居止京邑。內持法綱外允具瞻。弘道之法師也。以業慈淸淨而不耐風塵。考室剡縣東二百里岇山中。同遊十餘人。高棲浩然。支道林宗其風範。與高麗道人書稱其德行。年七十有九。終於山中也。

庾公乘馬有的盧。晉陽秋曰。庾亮字元規。潁川鄢陵人。明穆皇后長兄也。淵雅有德量。時人方之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侍從父琛避地會稽。端拱嶷然。郡人嚴憚之。親接之者數人而已。

遝字劉本作王

累遷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伯樂相馬經曰：馬白額入口至齒者，名曰榆鴈，一名的盧。奴乘客死，主乘棄市，凶馬也。或語令賣去。語林曰：殷浩勸公賣馬。庾云：賣之必有買者，即復害其主，寧可不安己而移於他人哉？昔孫叔敖殺兩頭蛇以為後人，古之美談。賈誼新書曰：孫叔敖為兒時，出道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泣。問其故，對曰：夫見兩頭蛇者必死，今出見之，故爾。母曰：蛇今安在？對曰：恐後人見，殺而埋之矣。母曰：夫有陰德，必有陽報，爾無憂也。後遂興於楚朝，及長，為楚令尹。效之，不亦達乎？

阮光祿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無不皆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後聞之，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

袁宏成曰奕亦自奐
王乾開曰治試者飲
以醇酒奪盜者濃以
酒果難以降古種愛
罪令人喜也
王敬美曰此不當已
默思耶然猶見乎故
爲盛德

新□□評謂外雖不
言而本當中無分別
即陽秋之意

敢借何以車爲遂焚之阮光祿別傳曰裕字思曠陳留尉氏人祖略齊國內史父顗汝南太守裕淹通有理識累遷侍中以疾築室會稽剡山徵金紫光祿大夫不就年六十二卒

謝奕作剡令。中興書曰謝奕字無奕陳郡陽夏人祖衡太子少傅父裒吏部尚書奕少有器鑒辟太尉掾剡令累遷豫州刺史有一老翁犯法。謝以醇酒罰之。乃至過醉。而猶未已。太傅時年七八歲。著青布絝。在兄膝邊坐。諫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奕於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耶。遂遣之。

謝太傅絕重褚公。常稱褚季野雖不言而四時之氣

劉孝標注○謂祠祭禱請祭劉尹名惔不信鬼神故不欲其為淫祀也

[illegible]成曰真長過言須禱矣

亦備。文字志曰。謝安字安石。奕弟也。世有學行。安弘粹通達。溫雅融暢。桓彝見其四歲時稱之曰。此兒風神秀徹。當繼蹤王東海。善行書。累遷太保。錄尚書事。贈太傅。晉陽秋曰。褚裒字季野。河南陽翟人。祖碧。安東將軍。父洽。武昌太守。裒少有簡貴之風。沖默之稱。累遷江兗二州刺史。贈侍中太傅。

劉尹在郡。臨終綿惙。聞閣下祠神鼓舞。正色曰。莫得淫祀。劉尹別傳曰。惔字真長。沛國蕭人也。漢氏之後。真長有雅裁。雖蓽門陋巷。晏如也。歷司徒左長史。侍中。丹陽尹。為政務鎮靜信誠。風塵不能移也。外請殺車中牛祭神。真長答曰。丘之禱久矣。勿復為煩。包氏論語曰禱請也。孔安國曰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

劉會孟曰使人想見謝夫人丰儀其真後人矜飾矯厲皆當愧此

劉本註○按謝公之言即子眞之意但安石雅善清言故其詞微婉子眞不遜直亦可說取此棄彼亦言語文字之法也

按此則弇州所刪

劉會孟曰此役何足與于德行正應彈鼠不應彈人

劉本註○謂恐因彈鼠而誤發傷人也

劉會孟曰解誤可笑

謝公夫人教兒。問太傅。那得初不見君教兒。答曰。我常自教兒。謝氏語曰。安取沛國劉耽女。按太尉劉子眞清潔有志操。行已以禮。而二子不肖。並瀆貨致罪。子眞坐免官。客曰。子奚不訓導之。子眞曰。吾之行事。是其耳目所聞見。而不放效。豈嚴訓所變邪。安石之旨。同子眞之意也。

晉簡文為撫軍時。續晉陽秋曰。帝諱昱。字道萬。中宗少子也。仁聞有智度。穆帝幼沖。以撫軍輔政。大司馬桓溫廢海西公而立帝。在位二年而崩。所坐牀上塵不聽拂。見鼠行跡。視以為佳。有參軍見鼠白日行。以手板批殺之。撫軍意色不說。門下起彈。教曰。鼠被害尚不能忘懷。今復以鼠損人。無乃不可乎。

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邪答曰非爲痛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宣別傳曰宣字子宣陳留人漢萊蕪長范丹後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兒童時手傷改容家人以其年幼皆異之徵太學博士散騎常侍一無所就年五十四卒

宣潔行廉約韓豫章遺絹百匹不受中興書曰宣家至貧罕交人事豫章太守殷羡見宣茅茨不完欲爲改室宣固辭羡愛之以宣貧加年饑疾疫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續晉陽秋曰韓伯字康伯潁川人好學善言理歷豫章太守領軍將軍減五十匹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匹既終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褌邪范笑而受之

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問子敬由來有何異同得失。子敬云。不覺有餘事。唯憶與郗家離婚。王氏譜曰。獻之娶高平郗曇女。名道茂。後離婚。獻之別傳曰。獻之字子敬。祖父曠。淮南太守。父羲之。右將軍。咸寧中。詔尚餘姚公主。遷中書令。卒。

殷仲堪既爲荊州。值水儉。食常五盌盤。外無餘肴。飯粒脫落盤席間。輒拾以啖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每語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曹其存之。晉安帝紀曰。仲堪。陳郡人。太常融孫也。車騎將軍謝玄請爲長

[illegible]人德[illegible]生平無[illegible]以奉詔[illegible]書遺[illegible]弘律[illegible]此[illegible][illegible]人生至此[illegible]遇更以尚主[illegible]曰五盌節不

劉會孟曰：如此去官亦無害

史。孝武說之，俄爲黃門侍郎。自殺袁悅之後，上深爲晏駕後計。故先出王恭爲北蕃，荊州刺史王忱死。乃中詔用仲堪代焉。

初桓南郡、楊廣共說殷荊州，宜奪殷覬南蠻以自樹。桓玄別傳曰：玄字敬道，譙國龍亢人，大司馬溫少子也。幼童中，溫甚愛之，命以爲嗣。年七歲，襲封南郡公，拜太子洗馬、義興太守，不得志。少時去職，歸其國。與荊州刺史殷仲堪素舊，情好甚隆。周祗隆安記曰：廣字德度，弘農人，楊震後也。晉安帝紀曰：覬字伯道，陳郡人。由中書郎出爲南蠻校尉。覬亦以率易才悟著稱，與從弟仲堪俱知名。中興書曰：初仲堪欲起兵，密邀覬，覬不同。楊廣與弟佺期勸殺覬，仲堪不許。覬亦即曉其旨。嘗因行散，率爾去下舍，便不復還。內外無預知者。意色蕭然，遠同鬬生之無

[illegible]更合卅所刪

[illegible]付人[illegible]音不[illegible]

[illegible]謂不剌其[illegible]先[illegible]試守但王愉為[illegible]荊刺史因桓玄楊[illegible]王恭[illegible]流奔至而分[illegible]六自[illegible]此小異同也

慍時論以此多之。春秋傳曰：楚令尹子文鬭[illegible]也。論語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

王僕射在江州，為殷、桓所逐，奔竄豫章，存亡未測。徐廣晉紀曰：王愉字茂和，太原晉陽人，安北將軍坦之次子也。以輔國司馬為江州刺史。愉[illegible]至鎮而桓玄、楊佺期舉兵，以[illegible]王恭為名，流奔至愉，愉無防。王愉遂奔臨川，為玄所得。玄篡位，遷尚書左僕射。王綏在都，既憂戚在貌，居處飲食，每事有降。時人謂為試守孝子。中興書曰：綏字彥猷，愉子也。少有令譽，自王坦之六世盛德，綏又知名。于時冠冕莫與為比。位至中書令、荊州刺史。桓玄敗後，與父愉謀反，伏誅。

桓南郡既破殷荊州，收殷將佐十許人，咨議羅企

生亦在焉。玄別傳曰元克荊州殺殷道護及仲堪參軍羅企生鮑季禮。皆仲堪所親仗也。桓素待企生厚。將有所戮。先遣人語云。若謝我當釋罪。企生答曰。爲殷荊州吏。今荊州奔亡。存亡未判。我何顏謝桓公。中興書曰。企生字宗伯。豫章人。殷仲堪初請爲府功曹。桓玄來攻。轉咨議參軍。仲堪多疑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其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事必無成。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仲堪走。文武並無送者。唯企生從焉。路經家門。遵生紿之曰。作如此分別。何可不執手。企生回馬授手。遵生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行。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內。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企生遙呼曰。今日死生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其無脫理。策馬而去。幾而玄至。人士悉詣玄。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

或謂曰。玄性猜急。未能取卿誠節。若遂不詣。禍[illegible]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殷侯吏。見遇以國士。不[illegible]參醜逆。至此奔散之餘。背就桓求生乎。玄聞[illegible]收之。謂曰。相遇不薄。何以見負。企生曰。使君口血未乾而生此姦。先自傷才劣不能翦定凶逆。我死恨晚爾。玄遂殺之。時年三十有七。衆咸悼之。既出市。桓又遣人問欲何言。答曰。昔晉文王殺嵇康。而嵇紹爲晉忠臣。王隱晉書曰。紹字延祖。譙國銍人。父康有奇才儁辯。紹十歲而孤。事母孝謹。累遷散騎常侍。惠帝敗於蕩陰。百官左右皆奔散。唯紹儼然端冕。以身衛帝。兵交御輦。飛箭雨集。遂以見害也。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桓亦如言宥之。桓先曾以一羔裘與企生母胡。胡時在豫章。企生問至。卽日焚裘。

劉會孟曰。恨哉此毋亦以是傳。

劉會孟曰。無際無要有襟有度

劉本註。謂只有一餘席無餘席也

王恭從會稽還。周祗隆安記曰。恭字孝伯。太原晉陽人。祖父濛。司徒左長史。風流標望。父蘊。鎮軍將軍。亦得世譽。恭別傳曰。恭清廉貴峻。志存格正。起家著作郎。歷丹陽尹中書令。出爲五州都督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王大看之。王忱。小字佛大。晉安帝紀曰。忱字元達。平北將軍坦之第四子也。甚得名於當世。與族子恭少相善。齊卉聲見稱。仕至荊州刺史。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大去後。即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聞之。甚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

吳郡陳遺。未詳。家至孝。母好食鐺底焦飯。遺作郡主簿。

劉會孟曰如此細事寫得宛至更有不厭

按此則弇州所刪

恒裝一囊。每煮食。輒貯錄焦飯。歸以遺母。後值孫恩賊出吳郡。晉安帝紀曰。孫恩一名靈秀。琅邪人。叔父泰。事五斗米道。以謀反誅。恩逸逃於海上。聚衆十萬人。攻沒郡縣。後爲臨海太守辛昺斬首送之。袁府君山松別見即日便征。遺已聚斂得數斗焦飯。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滬瀆。敗軍人潰散。逃走山澤。皆多饑死。遺獨以焦飯得活。時人以爲純孝之報也。

孔僕射爲孝武侍中。豫蒙眷接。烈宗山陵。孔時爲太常。形素羸瘦。著重服。竟日涕泗流漣。見者以爲眞孝子。續晉陽秋曰。孔安國字安國。會稽山陰人。車騎愉第六子也。少而孤貧。能善樹節以儒素

劉會孟曰。本傳爲二吳孝行。而韓母在焉。善觀人者也。

見稱。歷侍中太常尚書。遷左僕射特進卒。

吳道助。附子。兄弟居在丹陽郡。後遭母童夫人艱。道助坦之小字。附子。隱之小字也。吳氏譜曰。坦之字處靖。濮陽人。仕至西中郎將功曹。父堅。取東莞童繪女。名秦姬。朝夕哭臨。及思至。賓客弔省。號踊哀絕。路人爲之落淚。韓康伯時爲丹陽尹。母殷在郡。每聞二吳之哭。輒爲悽惻。語康伯曰。汝若爲選官。當好料理此人。康伯亦甚相知。韓後果爲吏部尚書。大吳不免哀制。小吳遂大貴達。鄭緝孝子傳曰。隱之字處默。少有孝行。遭母喪哀毀過禮。時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揚州刺史殷浩之妹。聰明婦人也。每哭。康伯母輒輟

[illegible]

事流涕悲不自勝終莫共吿如此謂康伯曰汝後若居銓衡當用此輩人後康伯爲吏部尚書乃進用之晉安帝紀曰隱之有至性加以廉潔奉祿頒九族冬月無被桓玄欲革嶺南之弊以爲廣州刺史去州二十里有貪泉世傳飲之者其心無厭隱之乃至水上酌而飲之因賦詩曰石門有貪泉一歃重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爲虞預所攻還京師歷尚書領軍將軍晉中興書曰舊云往廣州飲貪泉失廉潔之性吳隱之爲刺史自酌貪泉飲之題石門爲詩云云

言語第二

劉會孟曰奉高仰此下足道

劉本註○奉高見二王乃以名聘許同日此亦非

邊文禮見袁奉高。失次序。文士傳曰邊讓字文禮陳留人才儁辯逸大將軍何進聞其名召署令史以禮見之讓占對閑雅聲氣如流坐客皆慕之讓出就曹時孔融王朗等並前爲掾共書刺從讓讓平衡與交後爲九江太守爲魏武帝所殺奉高曰昔堯

劉會孟門又添一帖

按會州汲此入夙惠

劉會孟曰此語極未得並是究語

聘許由。面無怍色。皇甫謐　曰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堯舜皆師而學事焉後隱於沛澤之中。堯乃致天下而讓焉由爲人據義履方。邪席不坐。邪膳不食。聞堯讓而去其友巢父聞由爲堯所讓。以爲汚己。乃臨池洗耳。池主怒曰。何以汚我水。由於是遁耕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經天下色。死葬箕山之巔在陽城之南十里。堯因就其墓。號曰箕山公神以配食五嶽世世奉祀。至今不絕也。先生何爲顛倒衣裳文禮答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賤民顛倒衣裳耳。按袁閬卒於太尉掾未嘗爲汝南斯說謬矣。

徐孺子稱也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邪。五經通議曰月中有兔蟾蜍者何引陰也蟾蜍亦陰也而與兔並明陰繫

一段宗州以此入夙慧

發初成月機鋒太迅大自佳大不免禍耳

於陽也。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

孔文舉融也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為司隸校尉，詣門者皆儁才清稱及中表親戚，乃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既通，前坐。元禮問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尊，是僕與君奕世為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陳韙後至，人以其語語之，韙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文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韙大踧踖。續漢書曰：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四世孫也。高祖父尚

王敬美曰詰不如

劉本注曰此其後鍾毓鍾會事同疑只一馬承前二之

按此則今本非舊

[illegible]

鉅鹿太守。父宙。泰山都尉。融別傳曰。融四歲。與兄食梨。輒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小兒法當取小者。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河南尹李膺有重名。融欲觀其為人。遂造之。膺問高明父祖嘗與僕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衆坐莫不歎息。僉曰異童子也。太中大夫陳韙後至。同坐以告韙。曰人小時了了者。長大未必能奇。融應聲曰。即如所言君之幼時。豈實慧乎。膺大笑。顧謂融曰。長大必為偉器

孔文舉有二子。大者六歲。小者五歲。晝日父眠。小者牀頭盜酒飲之。大兒謂曰。何以不拜。答曰。偷那得行禮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

[illegible]曰語亦可傳

王敬美曰此論[illegible]正可據

兒故琢釘戲。了無遽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身二兒可得全不。兒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下。復有完卵乎。尋亦收至。魏氏春秋曰。融對孫權使有訕謗之言。坐棄市。二子方八歲九歲。融見收。弈棊端坐不起。左右曰。而父見執二子曰。安有巢覆而卵不破者哉。遂俱見殺。世語曰。魏太祖以歲儉禁酒。融謂酒以成禮。不宜禁。由是惑衆。太祖收寘法焉。二子齠齔見收。顧謂二子曰。何以不辟。二子曰。父尚如此。復何所辟。裴松之以為世語云。融見不辟。知必俱死。猶差可安。孫盛之言。誠所未譬。八歲小兒。能懸了禍患。聰明特達卓然既遠。則其憂樂之情。固亦有過成人矣。安有見父被執。而無變容。弈棊不起。若在暇豫者乎。昔申生就命。言不忘父。不以己之將死。而廢念父之情也。父安尚猶若茲。而況顛沛哉。盛以此為美談無乃賊夫人之子與。蓋由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

凌初成曰刑辟之極嚴不必不在盛德也語是思异非何常

傷理也。

潁川太守髡陳仲弓。按寔之在鄉里州郡有疑獄不能決者皆將詣寔或到而情首或中途改辭或託狂悖皆曰寧為刑戮所苦不為陳君所非豈有盛德感人若斯之甚而不自衛反招刑辟殆不然乎此所謂東野之言耳。客有問元方府君何如元方曰。高明之君也。足下家君何如。曰。忠臣孝子也。客曰。易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王廙注繫辭曰。金至堅矣。同心者其利無不入。蘭芳物也。無不樂者。言其同心者。物無不樂也。何有高明之君而刑忠臣孝子者乎。元方曰。足下言何其謬也故不相答客曰。足下但因傴為恭而不

按袁閬不注名字必前奉高即此奉高焉寧有二名耶

能答。元方曰。昔高宗放孝子孝己。帝王世紀曰。殷高宗武丁有賢子孝己。其母蚤死。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尹吉甫放孝子伯奇。琴操曰。尹吉甫周卿也。有子伯奇。伯奇母死。更娶後妻。生子曰伯邦。乃譖伯奇於吉甫。吉甫於是放伯奇於野。宣王出遊。吉甫從。伯奇乃作歌以言感之。宣王聞之曰。此孝子之辭也。吉甫乃求伯奇於野。而射殺後妻。董仲舒放孝子符起。未詳。唯此三君高明之君。唯此三子。忠臣孝子。客慚而退。

荀慈明與汝南袁閬相見。荀爽。一名諝。漢南紀曰。諝文章典籍。無不涉。時人諺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潛處篤志。徵聘無所就。張璠漢紀曰。董卓秉政。復徵爽。爽欲遁去。吏持之急。起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問潁川人士。慈明先及諸兄。閬笑

曰。士但可因親舊而已乎。慈明曰。足下相難。依據者何經。爽曰。方問國士而及諸兄。是以尤之耳。慈明曰。昔者祁奚內舉不失其子。外舉不失其讎。以爲至公。春秋傳曰。祁奚爲中軍尉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其子也。君子謂祁奚可謂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公旦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武者。親親之義也。春秋之義。內其國而外諸夏。且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不爲悖德乎。

禰衡被魏武謫爲鼓吏。正月半試鼓。衡揚枹爲漁陽

者兩弄。摻所斬切

劉會孟曰天如世說時目可知入脫衣舞但覺度者在前極是辛苦反易吏易衣豈必在前耶

摻檛淵淵有金石聲四坐為之改容正平

文士傳曰。衡不知先所出。逸才飄舉。少與孔融作爾汝之交。時衡未滿二十。融已五十。敬衡才秀。共結殷勤。不能相違。以建安初北游。或勸其詣京師貴游者。衡懷一刺。遂至漫滅。竟無所詣。融數與武帝牋。稱其才。帝傾心欲見。衡稱疾不肯往。而數有言論。帝甚忿之。以其才名不殺。圖欲辱之。乃令錄為鼓吏。後至八月朝會。大閱試鼓節。作三重閣。列坐賓客。以帛絹製衣。作一岑牟。一單絞及小幝。鼓吏度者。皆當脫其故衣。著此新衣。次傳衡。衡擊鼓為漁陽摻檛。蹋地來前。躡馺腳足。容態不常。鼓聲甚悲。音節殊妙。坐客莫不慷慨。知必衡也。既度。不肯易衣。吏呵之曰。鼓吏何獨不易衣。衡便止。當武帝前。先脫幝。次脫餘衣。裸身而立。徐徐乃著岑牟。次著單絞。後乃著幝。畢。復擊鼓摻槌而去。顏色無怍。武帝笑謂四坐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至今有漁陽摻檛。自衡造也。為黃祖所殺。

孔融曰。禰

劉會孟曰禽卒爲操捲蓋固當有此

衡罪同胥靡，不能發明王之夢。（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武丁夢天賜己賢人，使百工寫其像，求諸天下。見築者胥靡衣褐於傅巖之野，是謂傅說。張晏曰：胥靡，刑名。胥，相；靡，從也。謂相從坐輕刑也。）魏武慚而赦之。

南郡龐士元聞司馬德操在潁川，故二千里候之。至，遇德操采桑，士元從車中謂曰：吾聞丈夫處世，當帶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執絲婦之事。（蜀志曰：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有知人之鑒，士元弱冠往見徽，徽采桑樹上，坐士元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曰：生當爲南州士人之冠冕。由是漸顯。襄陽記曰：士元，德公之從子也。年少未有識者，唯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德操，與語，歎曰：德公誠知人，實盛德也。後劉備訪

遊初成日欽陟世界中此處日最高

世事於德操。德操曰俗士豈識時務。此閒自有伏龍鳳雛。謂諸葛孔明與士元也。華陽國志曰劉備引士元爲軍師中郎將從攻洛爲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八。德操曰、司馬徽別傳曰徽字德操。潁川陽翟人。有人倫鑒識。居荊州知劉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談議。時人有以人物問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辯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復佳。其婉約遜遁如此。嘗有妄認徽豬者。便推與之。後得其豬。叩頭來還。徽又厚辭謝之。劉表子琮往候徽。遣問在不。會徽自鋤園。琮左右問司馬君在邪。徽曰。我是也。琮左右見其醜陋。罵曰。死傭。將軍諸郎欲求見司馬君。汝何等田奴。而自稱是邪。徽歸。刈頭著幘出見。琮左右見徽故是向老翁。恐。向琮道之。琮起。叩頭辭謝。徽乃謂曰。卿真不可。然吾甚羞之。此自鋤園。唯卿知之耳。有人臨蠶求簇箔者。徽自棄其蠶而與之。或曰。凡人損己以贍人者。謂彼急我緩也。今彼此正等。何

為輿人。徽曰。人未嘗求己。求之不[illegible]。甝何有以財物令人慙者。人謂劉表曰。司馬德[illegible]奇才也。但未遇耳。表後見之曰。世間人為妄[illegible]直小書生耳。其智而能愚皆此類。荊州破。為[illegible]所得。操欲大用。會其病死。

子且下車。子適知邪徑之速。不慮失道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子高

[illegible]堯治天下[illegible]

[illegible]禹為天子。伯成辭諸侯而耕於野。禹往見之。趨[illegible]高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夫子盍行邪。毋落吾事。

原憲桑樞。不易有官之宅。家語曰。原憲字子思。宋人。孔子弟子。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艸。蓬戶不完。桑樞而甕牖。上漏下濕。坐而弦歌。子貢軒車不容巷往見之。曰。先生何病也。憲曰。憲聞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

之區。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何有坐則華屋。行則肥馬。侍女數十。然後爲奇。此乃許父許由巢父所以忼慨。夷齊所以長歎。孟子曰。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與鄉人居。若在塗炭。蓋聖人之清也。雖有竊秦之爵。千駟之富。古史考曰。呂不韋爲秦子楚行千金貨於華陽夫人。請立子楚爲嗣。及子楚立。封不韋洛陽十萬戶。號文信侯。以詐獲爵。故曰竊也。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德而稱焉。孔安國曰。千駟。四千匹。不足貴也。士元曰。僕生出邊垂。寡見大義。若不一叩洪鐘。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

劉公幹以失敬罹罪。典略曰。劉楨字公幹。東平寧陽人。建安十六年。世子爲五官中

凌初成曰平視自佳

劉會孟曰極有此昔公才猶不同居君其奇臣至仰轉

又曰說磨石甚有情致

又曰先自責備以毀臣悖

王敬美曰非是

按此則弇州所刪

郎將妙選文學。使楨隨侍太子。酒酣坐歡。乃使夫人甄氏出拜。坐上客多伏。而楨獨平視。他日公聞。乃收楨減死輸作部。文士傳曰。楨性辯捷。所問應聲而答。坐平視甄夫人。配輸作部。使磨石。武帝至尚方觀作者。見楨匡坐正色磨石。武帝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已自理。跪而對曰。石出荊山懸巖之巔。外有五色之章。內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瑩。雕之不增文。稟氣堅貞。受之自然。顧其理枉屈紆繞而不得申。帝顧左右大笑。即日赦之。

文帝問曰。卿何以不謹於文憲。楨答曰。臣誠庸短。亦由陛下綱目不疏。魏志曰。帝諱丕。字子桓。受漢禪。按諸書或云楨被刑魏武之世。建安二十年病亡。後七年。文帝乃即位。而謂楨得罪黃初之時。謬矣。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魏書曰。毓字稚叔。潁川長社人。相國繇長子也。年十四。為散騎

劉會孟曰可附術解

若[illegible]此入夙惠

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仕至車騎將軍。年十三。魏文帝聞之。語其父鍾繇。魏志曰。繇字元常。家貧好學。爲周易老子訓。歷大理相國。遷太傅。曰。可令二子來。於是敕見。毓面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以不汗。對曰。戰戰慄慄。汗不敢出。

鍾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父時覺。且託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魏志曰。會字士季。繇少子也。敏惠夙成。中護軍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及壯。有才數。精練名理。累遷黃門侍郎。諸葛誕反。文王征之。會謀居多。時人謂之子房。拜

鎮西將軍伐蜀。蜀平。進位司徒。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爲人下。謂所親曰。我淮南已來。畫無遺策。四海共知。持此欲安歸乎。遂謀反見誅。時年四十。既而問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魏明帝爲外祖母築館於甄氏。魏末傳曰。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以其母廢。未立爲嗣。文帝與俱獵。見子母鹿。文帝射其母。應弦而倒。復令帝射其子。帝置弓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文帝曰。好語動人心。遂定爲嗣。是爲明帝。魏書曰。文昭甄皇后。明帝母也。父逸。上蔡令。烈宗即位。追封上蔡君。嫡孫象襲爵。象薨。子暢嗣。起大第。車駕親自臨之。既成。自行視。謂左右曰。館當以何爲名。侍中繆襲曰。文章

凌初成曰渭陽之名倚中腹笥可測

王敬夫曰六朝中貴族病樂以散動以為任從此死而不悟盖全不足奇也平叔寔始作俑

劉會孟曰不足辱言語之科

敍錄曰。裴字熙伯。東海蘭陵人。有才學。累遷侍中。光祿勳。熙陛下聖恩。齊於哲王。罔極過於曾閔。此館之興。情鍾舅氏。宜以渭陽為名。秦詩曰。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按魏晉諸公於後閒為系母起觀名其里曰渭陽。然則系母即帝之舅母。非外祖母也。且渭陽為館名。亦乖舊史也。

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魏略曰。何晏字平叔。南陽宛人。漢大將軍進孫也。或云何苗孫也。尚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正始中。曹爽用為中書。主選舉。宿舊者多得濟拔。為司馬宣王所誅。秦丞相寒食散論曰。寒食散之方。雖出漢代。而用之者寡。靡有傳焉。魏尚書何晏首獲神效。由是大行於世。服者相尋也。

王敬美曰世人但知蔡中郎石經不知有嵇中散石經其一大缺事、
劉會孟曰爲貧嵇紹夜介此悵然而移嵇紹依舊感嵇紹器別此孺子忽遇一生惜哉

嵇中散語趙景真嵇紹趙至敘曰。至字景真。代郡人漢末。其祖流宕。客緱氏。令新之官
至年十二。與母共道傍看。母曰。汝先世非微賤家
也。汝後能如此不。至曰。可爾耳。歸便求師誦書。蚤
聞父耕叱牛聲。釋書而泣。師問之。答曰。自傷不能
致榮華。而使老父不免勤苦。年十四。入太學觀。時
先君在學寫石經古文。事訖去。遂隨車問先君姓
名。先君曰。年少何以問我。至曰。觀君風器非常。故
問耳。先君具告之。至年十五。陽病。數數狂走五里
三里。爲家追得。又炙身體十數處。年十六。遂亡命
徑至洛陽。求索先君不得。至鄴。沛國史仲和是魏
領軍史渙孫也。至便依之。遂名翼。字陽和。先君到
鄴。至具道太學中事。便逐先君歸山陽經年。至長
七尺三寸。潔白黑髮。赤脣明目。鬢鬚不多。閑詳安
諦。體若不勝衣。先君嘗謂之曰。卿頭小而銳。瞳子
白黑分明。視瞻停諦。有白起風。至論議清辯。有從
橫才。然亦不以自長也。孟元基辟爲遼東從事。在
郡斷九獄。見稱清當。自痛棄親遠遊。母亡不見。吐

綱位之品日本語彙收
文采支部可[illegible]

血發病脈未竟而亡鄭驢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將殺凡三日

白起平原君勸趙孝成王受馮亭之地王受之秦兵必至武安君必將誰能當之者臣察武安君小頭而面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面銳者敢斷決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視瞻不轉者執志強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爲人勇鷙而愛士知難而忍恥與之野戰則不如持守足以當之王從其計

恨量小狹趙云尺表能審璣衡之度周髀曰夏至北方二萬六千里冬至南方十三萬五千里日中樹表則無影矣周髀長八尺夏至日晷尺六寸髀股也晷勾也正南千里勾尺五寸正北千里勾尺七寸周髀之書也寸管能測往復之氣者呂氏春秋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嶰谷生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管制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雄鳴六雌鳴六以爲

劉會孟曰語亦灑落近

律呂。續漢書律曆志曰。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以律候氣。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幔。以木爲案。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內。爲氣所動者。其灰散也。以此候之。何必考天。

但闇識如何耳。

司馬景王東征。魏書曰。司馬師。字子元。相國宣文侯長子也。以道德清粹。重於朝廷。爲大將軍。錄尚書事。毌丘儉反。師自征之。薨。謚曰景王。取上黨李喜。以爲從事中郎。因問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來。喜對曰。先公以禮見待。故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喜畏法而至耳。晉諸公贊曰。喜字季和。上黨銅鞮人也。少有高行。研精藝學。宣帝爲相國。辟喜。喜固辭疾。景帝輔政。爲從事中郎。累遷光祿大夫。特進。贈太保。

劉會孟曰佳對

王敬美曰倉卒對乃妙絕

按文王諱字已見德行註中引魏書者此爲補所刪

按此則弇州所刪

劉會孟曰向之此語妙有叔夜

鄧艾口喫語稱艾艾魏志曰艾字士載棘陽人少爲農人養犢年十二隨母至潁川讀故大丘長碑文曰言爲世範行爲士則艾自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同者故改焉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爲司馬宣王辟爲掾累遷征西將軍代蜀蜀平進位太尉爲衛瓘所害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宋鳳晉紀曰文王諱昭字子上宣帝太子也列仙傳曰陸通者楚狂接輿也好養性游諸名山嘗遇孔子而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後入蜀在峩嵋山中

嵇中散既被誅向子期舉郡計入洛文王引進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對曰巢許狷介之士

敬美曰此固自應

不足多慕王大咨嗟向秀別傳曰秀字子期河內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並有拔俗之韻其進止無不同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不慮家之有無外物不足怫其心弱冠著儒道論棄而不錄好事者或存之或云是其族人所作因於不行乃告秀欲假其名秀笑曰何復爾耳後康被誅秀遂失圖乃應歲舉到京師詣大將軍司馬文王文王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能自屈秀曰常謂彼人不達堯意本非所慕也一坐皆說隨次轉至黃門侍郎散騎常侍

晉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晉世譜曰世祖諱炎字安宇咸熙二年受魏禪王者世數繫此多少帝既不說羣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

王世大曰此雖取絕經典奉語不妨雅致

按一佛家書云肥肉潰膚列子云吾得身輕亭汗流溢見風亦如此人乃云畏風不可曉

劉公幹書曰蜀吳作勞過多畏見月疑日若見月而喘直常語耳

按此則吳州所明

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帝說，羣臣歎服。王弼老子注云：一者數之始，物之極也。各是一物，所以爲主也。各以其一致此清寧貞。

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屛，實密似疏，奮有難色。帝笑之。荀綽冀州記曰：奮字武秋，高平人。魏太尉寵之孫也。性清平有識，自吏部郎出爲冀州刺史。晉諸公贊曰：奮體量清雅，有曾祖寵之風。遷尚書令，爲荀頭所害。奮答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今之水牛，唯生江淮間，故謂之吳牛也。南上多暑，而此牛畏熱，見月疑是日，所以見月則喘。

諸葛靚在吳，於朝堂大會。晉諸公贊曰：靚字仲思，琅邪人。司空誕少子也。雅正有才望。誕以壽陽叛，遣靚入質於吳，以靚爲右將軍大司馬。孫皓問：卿字仲思，爲何

鍾曰盡曰真則得一是之本色

所思對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

蔡洪（洪集錄曰。洪字叔開吳郡人。有才辯。初仕吳朝。太康中。本州從事舉秀才。王隱晉書曰。洪仕至松滋令。）赴洛。洛中人問曰幕府初開羣公辟命求英奇於仄陋采賢儁於巖穴君吳楚之士亡國之餘有何異才而應斯舉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於孟津之河（舊說云。隋侯出行有蛇斬而中斷者。侯連而續之。蛇遂得生而去。後銜明月珠以報其德。光明照夜同書因曰隋珠。左思蜀都賦。所謂隋侯鄙其夜光也。）盈握之璧不必采於崑崙之山（韓氏曰。和氏之璧盎出於井里之中。）大禹生於東

定何成口未便是排調語

夷。文王生於西羌。按孟子曰舜生於諸馮東夷人也文王生於岐周西戎人也則東夷是舜非禹也聖賢所出何必常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尚書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作多士孔安國注曰殷大夫心不則德義之經故徙於王都邇致誨也得無諸君是其苗裔乎。按華令思舉秀才入洛與王武子相酬對皆與此言不異無容二人同有此辭疑世說穿鑿也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竹林七賢論曰王濟諸人嘗至洛水解禊事明日或問濟曰昨遊有何語議濟云云還。樂令廣也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虞預晉書曰王衍字夷甫琅邪臨沂人司徒戎從弟父乂平北將軍夷甫蚤知名以清虛通理稱仕至太尉為石勒所害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晉惠帝起

劉會孟曰玄箸猶深著

王敬美曰古本原作箸與著通不可辨後皆倣此

按劉本作著

居注曰裴頠字逸民河東聞喜人司空秀之少子也冀州記曰頠弘濟有清識稽古善言名理後行高整自少知名歷侍中尚書左僕射為趙王倫所害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晉陽秋曰華博覽洽聞無不貫綜世祖嘗問漢事及建章千門萬戶華畫地成圖應對如流張安世不能過也我與王安豐戎也說延陵吳季札子房張良亦超超玄箸晉諸公贊曰夷甫好尚談稱為時人物所宗

○戎字濬沖為安豐侯

王武子晉諸公贊曰王濟字武子太原晉陽人司徒渾第二子也有俊才能清言起家中書郎終太僕孫子荊文士傳曰孫楚字子荊太原中都人也晉陽秋曰楚驃騎將軍資之孫南陽太守宏之子鄉人王濟豪俊公子為本州大中正訪問宏為鄉里品狀濟曰此人非鄉評所能名吾自狀之曰天才英特亮拔不群仕至馮翊太守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

書按吳曰生是也吳而尚此語是本色按丁孫同為太原人不當王氏之真如此

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孫云。其山崔巍以嵯峨。其水泙渫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按三秦記語林。載蜀人伊籍。稱吳土地人物與此語同。

樂令女適大將軍成都王穎。虞預晉書曰。樂廣。字彥輔。南陽人。清夷沖曠。加有理識。累遷侍中。河南尹。在朝廷用心虛淡。時人重其貞貴。代王戎為尚書令。八王故事曰。司馬穎。字叔度。世祖第十九子。封成都王。大將軍。王兄長沙王執權於洛。晉百官名曰。司馬乂。字士度。封長沙王。八王故事曰。世祖第十七子。遂構兵相圖。長沙王親近小人。遠外君子。凡在朝者。人懷危懼。樂令既允朝望。加有婚親。羣小讒於長沙。嘗問樂令。樂令

劉會孟曰：一語坦然，敬服敬服。

劉會孟曰：最得古對之妙，言小謂下鹽豉，後尚未止此等語，深約可以意得，難以俗[illegible][illegible]。

王敬美曰：千里湖名，今亦猶可考。

陳志華曰：晉時千里蓴羹未下鹽豉，或云謂千里未下是莫尊豉所出之地。張鉀山詩曰：一出修門道，重[illegible]末下鹽。

楊用修因話錄曰：末字誤爲未，末下、千里皆地名，其地今屬平江。

神色自若。徐答曰：豈以五男易一女。晉陽秋曰：成都王之起兵，長沙王猜廣，廣曰：寧以一女而易五男。乂猶疑之，遂以憂卒。由是釋然，無復疑慮。

陸機詣王武子，晉陽秋曰：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吳丞相。父抗，大司馬。機與弟雲並有儁才。司空張華見而說之，曰：平吳之利，在獲二儁。機別傳曰：博學善屬文，非禮不動。入晉，仕著作郎，至平原內史。武子前置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曰：卿江東何以敵此？陸云：有千里蓴羹，但未下鹽豉耳。

中朝有小兒，父病，行乞藥。主人問病，曰：患瘧也。主人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瘧？俗傳行瘧鬼小，多不病巨人，故光武嘗[illegible]

王敬美曰轉語佳甚

按呂博物志曰罽人以瘧疾爲奴婢瘧

王敬美曰此問者自有破綻

按此則弇州所刪

景丹曰嘗聞壯士不病答曰來病君子所以爲瘧

瘧大將軍反病瘧邪

耳

崔正熊詣都郡都郡將姓陳問正熊君去崔杼幾世答曰民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陳恆晉百官名曰崔豹字正熊燕國人惠帝時官至太傅丞

元帝始過江鳳晉書曰帝諱叡字景文祖伷封琅邪王父覲襲王爵帝嗣爲琅邪王少而明惠因亂過江用王導謀即皇帝位謚法曰始建國都曰元謂顧驃騎曰寄人國土心常懷慙榮跪對曰臣聞王者以天下爲家是以耿亳無定處帝王世紀曰殷祖乙徙耿爲河所毀今河東皮氏耿鄉是也盤

凌初成曰嘉功之字頗妙茫茵取此

劉會孟曰只無聊懟而隱

庚五遷復南居亳今景亳是也九鼎遷洛邑春秋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今之偃師是也願陛下勿以遷都為念

庾公造周伯仁虞預晉書曰周顗字伯仁汝南安城人揚州刺史浚長子也晉陽秋曰顗有風流才氣少知名正體嶷然儕輩不敢媟也汝南賁泰淵通清操之士嘗歎曰汝潁固多賢士自頃陵遲雅道殆衰今復見周伯仁伯仁將祛舊風清我邦族矣舉寒素累遷尚書僕射為王敦所害伯仁曰君何所欣說而忽肥庾曰君復何所憂慘而忽瘦伯仁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日來滓穢日去耳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丹陽記曰新亭

周顗字伯仁梁晉武成侯

王[illegible]曰至今讀之欲絕泥在當時德音而聆者耶

劉會孟曰似癡似懶似多似从轉使柔情易斷非丈夫語然非我輩未易能言

記曰新亭吳舊立先基崩淪隆安中丹陽尹司馬恢之徙創今地周侯顗也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王丞相導也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春秋傳曰楚伐鄭諸侯救之鄭囚鄖公鍾儀獻晉景公觀軍府見而問之曰南冠而縶者為誰有司對曰楚囚也使稅之問其族對曰伶人也能為樂乎曰先父之職敢有二事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君盍歸之以合晉楚之成

衛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慘顇語左右云見此芒芒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晉諸公贊曰衛玠字叔寶河東安邑人祖父瓘太尉父恒黃門侍郎玠別傳曰玠頴識通達天韻標令陳郡謝幼輿

按介別傳數語齊州
採入品藻
劉本註○[illegible]
[illegible]不言看
[illegible]所刪

劉本註○僞言導癡以發其對

敬以亞父之禮論者以為曾王眉子平子武子之右世咸謂諸王三子不如衛家一兒娶樂廣女裴叔道曰妻父有冰清之姿壻有璧潤之望所謂秦晉之匹也為太子洗馬永嘉四年南至江夏與兄別於梁里澗語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日忠臣致身之道可不勉乎行至豫章乃卒

顧司空未知名詣王丞相丞相小極對之疲睡顧思所以叩會之顧和別傳曰和字君孝吳郡人祖容吳荊州刺史父相晉臨海太守和總角知名族人顧榮雅相器愛曰此吾家之騏驥也必振衰族累遷尚書令因謂同坐曰昔每聞元公顧榮道公協贊中宗保全江表鄧粲晉紀曰導與元帝有布衣之好知中國將亂勸帝渡江求為安東司馬政皆決之號仲父晉中興之功導實居其首體小不安令人喘息丞相因覺謂顧曰此子珪

[illegible]小小節次

[illegible]則合州所刪

[illegible]以其欲賞譽

璋特達，機警有鋒。

會稽賀生，體識清遠，言行以禮。賀循已見。不徒東南之美，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實為海內之秀。

劉琨雖隔閡寇戎，志存本朝。王隱晉書曰：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祖邁有經國之才，父蕃光祿大夫。琨少稱儁朗，累遷司徒長史、尚書右丞。洹大駕於長安，以有殊勳，封廣武侯。年三十五，出為并州刺史，為段日磾所害。謂溫嶠曰：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漢書敘傳曰：彪字叔皮，扶風人。客於天水，隴西隗囂有窺覦之志，彪作王命論以諷之。東觀漢記曰：馬援字文淵，茂陵人。從公孫述、隗囂遊，後見光武，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寥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今

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於河北。使卿延譽於江南。子其行乎。溫曰。嶠雖不敏。才非昔人。明公以桓文之姿。建匡立之功。豈敢辭命。虞預晉書曰嶠字太眞太原祁人。少標俊清徹。英穎顯名。爲司空劉琨左司馬。是時二都傾覆。天下大亂。琨聞元皇受命中興。忼慨幽朔。志存本朝。使嶠奉使。嶠喟然對曰。嶠雖無管張之才。而明公有桓文之志。敢辭不敏。以違高旨。以左長史奉使勸進。累遷驃騎大將軍。

溫嶠初爲劉琨使來過江。于時江左營建始爾。綱紀未舉。溫新至。深有諸慮。既詣王丞相。陳主上幽越。社稷焚滅。山陵夷毀之酷。有黍離之痛。溫忠慨深

劉會孟曰此處大少安別

[illegible]

烈言與泗俱丞相亦與之對泣敘情既畢便深自陳結丞相亦厚相酬納既出懽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復何憂史記曰管仲夷吾者潁上人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語林曰初溫奉使勸進晉王大集賓客見之溫公始入姿形甚陋合坐盡驚既坐陳說九服分崩皇室彌絕晉王君臣莫不歔欷及言天下不可以無主聞者莫不踴躍植髮穿冠王丞相深相付託溫公既見丞相便游樂不住曰既見管仲天下事無復憂

王敦兄含為光祿勳。含別傳曰含字處弘琅邪臨沂人累遷徐州刺史光祿勳與弟敦作逆伏誅。敦既逆謀屯據南州含委職奔姑孰劉璨晉紀曰。初王導協贊中興敦有方面之功敦以劉隗為間已舉兵討之故含南奔武昌朝廷始警備

[illegible]初成可笑[illegible]可秒[illegible]可讀

劉會[illegible]自解得[illegible]精選

王丞相詣闕謝。中興書曰：導從兄敦舉兵討劉隗，導率子弟二十餘人，旦旦到公車泥首謝罪。司徒丞相揚州官僚問訊，倉卒不知何辭。顧司空時為揚州別駕，援翰曰：王光祿遠避流言，明公蒙塵路次，羣下不寧，不審尊體起居何如。

郗太尉拜司空，語同坐曰：平生意不在多，值世故紛紜，遂至台鼎。朱博翰音，實愧於懷。漢書曰：朱博字子元，杜陵人。為丞相，臨拜，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鍾鳴。上問揚雄、李尋，尋對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聰，空名得進，則有無形之聲。博後坐事自殺。故序傳曰：博之翰音，鼓妖先作。易中孚曰：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鄭注曰：翰，高飛也。音者音飛而實不從也。

王敬美曰高坐寺名迄今無改
劉會孟曰可以逃敗

王敬美曰隱字費解隱映二字一隱映也

凌濛初曰伯仁遁作陏語何智故當火攻

高坐道人不作漢語。或問此意。簡文曰。以簡應對之煩。高坐別傳曰。和尚胡名尸黎密。西域人。傳云國王子。以國讓弟。遂爲沙門。永嘉中。始到此土。止於大市中。和尚天姿高朗。風韻遒邁。丞相王公一見奇之。以爲吾之徒也。周僕射領選。撫其背而歎曰。若選得此賢。令人無恨。俄而周侯遇害。和尚對其靈坐。作胡祝數千言。音聲高暢。既而揮涕收淚。其哀樂廢興。皆此類。性高簡。不學晉語。諸公與之言。皆因傳譯。然神領意得。頓在言前。塔寺記曰。尸黎密冢曰高坐。在石子岡。常行頭陀。卒於梅岡。即葬焉。晉元帝於冢邊立寺。因名高坐。

周僕射雍容好儀形。詣王公。初下車。隱數人。王公含笑看之。既坐。傲然嘯詠。王公曰。卿欲希嵇阮邪。答曰。何敢近舍明公。遠希嵇阮。鄧粲晉紀曰。伯仁儀容弘偉。善於俛仰。應

劉會孟曰有味外味

凌初成曰請於此處著一喝

吾精神。足以蔭映數人。深自持，能致人而未嘗往焉。

庾公嘗入佛圖。見臥佛。涅槃經云。如來背痛。於雙樹間北首而臥。故後之圖繪者為此象。曰。此子疲於津梁。于時以為名言。

摯瞻曾作四郡太守。大將軍戶曹參軍。復出作內史。摯氏世本曰。瞻字景游。京兆長安人。太常虞兄子。父育。涼州刺史。瞻少善屬文。起家著作郎。中朝亂。依王敦。為戶曹參軍。歷安豐新蔡西陽太守。見敦以故壞裘賜老病外部都督。瞻諫曰。尊裘雖故。不宜與小吏。敦曰。何爲不可。瞻時因醉曰。若上服皆可用賜。貂蟬亦可賜下乎。敦曰。非喻所引。卿此不堪二千石。瞻曰。瞻視去西陽。如脫屣耳。敦反。乃左遷隨郡內史。年始二十九。嘗別王敦。敦謂瞻曰。卿年未三十。已為萬石。亦太蚤。

贍曰、力於將軍少、爲太蚤。比之甘羅、已爲太老。辛氏

世本曰、贍高亮有氣節。故以此答敦。後知敦有異志、遂與四年、與弟五琦據荊州以距敦。竟爲所害。史記曰、甘羅秦相茂之孫也。年十二而秦相呂不韋欲使張唐相燕、唐不肯行。甘羅説而行之。又請車五乘、以使趙。還報秦。秦封甘羅爲上卿、賜以甘茂田宅。

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惠。孔君平王隱晉書曰、孔坦字君平、會稽山陰人。善春秋、有文學、歷太子舍人、累遷廷尉卿。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爲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孔廷尉以裘與從弟沈。孔氏譜曰、沈字德度、會稽山陰人。祖父奕、全椒令。父羣鴻

[illegible]答占貴帝

舊弇州編入夙惠

按此則弇州所删

臚卿，沈至琅邪王文學。沈辭不受。廷尉曰：晏平仲之儉，祠其先人豚肩不掩豆，猶狐裘數十年。劉向別錄曰：晏平，仲名嬰，東萊夷維人。事齊靈公、莊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禮記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君子以為儉也。又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晏子焉知禮。注：豚，俎實也。豆徑尺，言併豚之兩肩不能掩豆，喻少也。卿復何辭此？於是受而服之。

佛圖澄與諸石遊，澄別傳曰：道人佛圖澄，不知何許人，出於燉煌。好佛道，出家為沙門。永嘉中，至洛陽，值京師有難，潛遁草澤間。石勒雄異，好殺害，因勒大將軍郭默略見勒，以麻油塗掌，占見吉凶數百里外。聽浮圖鈴聲，逆知禍福。勒甚敬信之。虎即位，亦師事澄，號大和尚。自知終日，闍維無屍，唯袈裟法服在焉。林公曰：澄以石虎為海鷗鳥。趙書曰：石虎字季

袁比部余州所刊

劉會孟曰放麗納侮

能勒從弟也。征伐每斬將搴旗。勤死。詔[illegible]位。莊子曰。海上之人好鷗者。每旦之海上。從鷗游。鷗之至者數百而不止。其父曰。吾聞鷗鳥從汝游。取來玩之。明日之海上。鷗舞而不下。

謝仁祖年八歲。謝豫章鯤子別見將送客。爾時語已神悟。自參上流。諸人咸共歎之曰。年少一坐之顏回。仁祖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晉陽秋曰。謝尚字仁祖。陳郡人。鯤之子也。鄰胤喪兄。哀慟過人。及遭父喪。溫嶠唁之。尚號叫極哀。既而收涕告訴。有異常童。嶠奇之。由是知名。仕至鎮西將軍。豫州刺史。

陶公疾篤。都無獻替之言。朝士以為恨。陶氏敍曰。侃字士衡。其先鄱陽人。後徙尋陽。侃少有遠槩。綢維宇宙之志。舉孝廉入洛。司空張華見而謂曰。後來匡主寧民。君

劉會孟曰：表辭甚偉，丈夫本志，反復略盡，復何求哉？若以人臣辭及君側，有非可必之身後流俗近言并事實。又曰：似厚似譏。

其人也。劉弘鎮沔南，取爲長史，謂侃曰：昔吾爲羊太傅參佐，見語云：君後當居身處。今相觀，亦復然矣。累遷湘廣荊三州刺史，加羽葆鼓吹，封長沙郡公、大將軍，贊拜不名，劍履上殿，進太尉，贈大司馬，謚桓公。按王隱晉書載侃臨終表曰：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先朝歷世異恩，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啓手啓足，當復何恨。但以餘寇未誅，山陵未復，所以憤慨兼懷。唯此而已。猶冀犬馬之齒，少可少延，欲爲陛下北吞石虎，西誅李雄，勢遂不振。良圖永息，臨書振腕，涕泗橫流，伏願遴選代人，使必得良才，足以奉宣王猷，遵成志業，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有表若此，非無獻替。

仁祖聞之曰：時無豎刁，故不貽陶公話言。

呂氏春秋曰：管仲病，桓公問曰：子如不諱，誰代子相者？豎刁何如？管仲曰：自宮以事君，非人情，必不可用。後果亂齊。

時賢以爲德音。

劉尹名惔字真長為丹陽尹

褒初成曰朱游蓬戶已多一重公案直言君自見朱門可耳

按下三則弇州俱編入夙惠

竺法深在簡文坐。晉元帝子昱 劉尹問道人何以游朱門。答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高逸沙門傳曰。法師居會稽。皇帝重其風德。遣使迎焉。法師暫出應命。司徒會稽王天性虛澹。與法師結殷勤之歎。師雖升履丹墀。出入朱邸。泯然曠達。不異蓬宇也。或云卞令。別見。

孫盛為庾公記室參軍。中興書曰。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博學強識。歷著作郎。瀏陽令。庾亮為荊州。以為征西主簿。累遷秘書監。從獵。將其二兒俱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年七八歲。庾謂曰。君亦復來邪。應聲答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孫齊由齊莊二人小時詣庾公。公問齊由何字。答曰

字齊由。公曰。欲何齊邪。曰。齊許由。晉百官名曰。孫潛字齊由。太原人。中興書曰。潛盛長子也。豫章太守殷仲堪下討王國寶。潛時在郡。逼爲咨議參軍。固辭不就。遂以憂卒。齊莊何字。答曰。字齊莊。公曰。欲何齊。曰。齊莊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莊周。對曰。聖人生知。故難企慕。庾公大喜小兒對。孫放別傳曰。放字齊莊。監君次子也。年八歲。太尉庾公召見之。放清秀。欲觀試。乃授紙筆令書。放便自疏名字。公題後問之曰。爲欲慕莊周邪。放書答曰。意欲莫[illegible]也。公曰。何故不慕仲尼而慕莊周。放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至於莊周。是其次者。故慕耳。公謂賓客曰。王輔嗣應答。恐不能勝之。卒長沙王相。

張玄之顧敷。是顧和中外孫。皆少而聰惠。和並知之。

劉會孟曰非小兒語

上敘美口不辯優劣令人自見註引經論又恰破的

是被親不被親劉本作被親者不親

而常謂顧勝。親重偏至。張頗不懕。數別見。續晉陽秋曰。張玄之字祖希。吳郡太守澄之孫也。少以學顯。歷吏部尚書。出爲冠軍將軍。吳興太守。會稽內史。謝玄同時之稱。論者以爲南北之望。玄之名亞謝玄。時亦稱南北二玄。卒於郡。于時張年九歲。顧年七歲。和與俱至寺中。見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問二孫。玄謂被親故泣。不被親故不泣。敷曰。不然。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大智度論曰。佛在陰菴羅雙樹間入般涅槃。臥其首。大地震動。諸巨學人僉然不樂。郁伊交涕。諸無學人。但念諸法。一切無常。

庾法暢造庾太尉。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得在。

王敬美曰劉公幹答魏太子書云貞屋初成而大匠先在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邵語本此又曰驕語乃文

法暢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在耳。法暢氏族出未詳。法暢著人物論。自敘其美云。暢悟銳有神。才辭通辯。

庾稺恭為荊州。庾翼別傳曰。翼字稺恭。潁川鄢陵人也。少有大度。時論以經略許之。兄大尉亮薨。朝議推才。乃以翼都督七州。進征南將軍。荊州刺史。以毛扇上武帝。武帝疑是故物。傅咸羽扇賦序曰。昔吳人直截鳥翼而摧之。風不減方圓二翮。而功無加。然中國莫有生意者。滅吳之後。翕然貴之。無人不用。按庾稺以白羽扇獻武帝。帝嫌其非新。反之。不聞劉翼也。

侍中劉劭曰。文字志曰。劭字彥祖。彭城叢亭人。祖訥。司隸校尉。父松。弋陽令。劭博議好學。多藝能。善草隸。初仕領軍參軍。太傅出京。劭謂京洛必危。乃單馬奔揚州。府侍十。豫章太守。桓梁雲構。工匠先居其下。管弦繁奏。鍾夔先聽。

劉云註。謂宜遜會稽王也

劉會孟曰寫得流至正有後八字耳若止於桓大司語安得如此悽愴

其音。（鏗鏘期也。夔舜樂正。）稱恭上扇。以

劉不以新處後聞之

曰。此人宜在帝左右。

何驃騎亡後。（何充別見）徵褚公入。既至石頭。王長史劉尹。

同詣褚。褚曰。真長何以處我。真長顧王曰。此子能

言。褚因視王。王曰。國自有周公。（晉陽秋曰。充之卒。議者謂太后父裒宜秉朝政。裒自丹徒入朝。吏部尚書劉遐勸裒曰。會稽王令德。國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裒長史王胡之亦勸歸藩。於是固辭歸京。）

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琅邪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淚。（桓溫）

王敬美曰大都是王敦輩手叫囂意

劉會孟曰兩得詞林受初成日大不似犢鳴沙汰

別傳曰溫字元子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桓榮後也父彝有識鑒溫少有豪邁風氣為溫嶠所知累遷琅邪內史進征西大將軍鎮西夏時逆胡未誅餘燼假息溫親勒郷卒建旗致討清蕩伊洛展敬園陵蒙謚宣武侯

簡文作撫軍時嘗與桓宣武俱入朝更相讓在前宣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伯也執殳為王前驅衛詩也殳長一丈二尺無刃簡文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蚤白中興書曰悅字君叔晉陵人初為殷浩揚州別駕浩卒上疏理浩或諫以此為太宗所嫌必不依悅固爭之浩果得申物論稱之後至尚書左丞簡文曰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

袁氏嘉趣堂所刻

栢之質經霜彌茂顧凱之為父傳曰君以直道陵遲於世入見王王髮無二毛而君已斑白問君年乃曰卿何偏蚤白君曰松栢之姿經霜猶茂臣蒲柳之質望秋先零受命之異也王稱善久之。

桓公入峽絕壁天懸騰波迅急晉陽秋曰溫以永和二年率所領七千餘人伐蜀拜表輒行迺歎曰既為忠臣不得為孝子如何漢書曰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以病去官後王尊為刺史至其坂問吏曰非王陽所畏之道邪吏曰是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初熒惑入太微尋廢海西晉陽秋曰泰和六年閏十月熒惑守太微端門十一月大司馬桓溫廢帝為海西公晉安帝紀曰桓溫於枋頭奔敗知民望之去也乃屠袁眞於壽陽既

優柔成曰簡文通玄何不勸汝一柸酒

而謂郗超曰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厭有識之情也公六十之年敗於大舉不建高世之勳未足以鎮厭民望因說溫以廢立之事簡文登阼復時溫夙有此謀深納超言遂廢海西入太微帝惡之徐廣晉紀曰咸安元年十二月熒惑逆行入太微至二年七月猶在焉帝懲海西之事心甚憂之時郗超爲中書在直中興書曰超字景興高平人司空愔之子也少而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累遷中書郎司徒左長史引超入曰天命脩短故非所計政當無復近日事不超曰大司馬方將外固封疆內鎮社稷必無若此之慮臣爲陛下以百口保之帝因誦庾仲初詩庾闡從征詩也曰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聲甚悽厲郗受假還東帝

孝此則余州所刷

劉會孟曰似識不見也

劉會孟曰壽言桎流

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是身不能以道匡衛思患預防愧歎之深言何能喩因泣下流襟續晉陽秋曰帝外壓彊臣憂憤不得志在位二年而崩

簡文在暗室中坐召宣武宣武至問上何在簡文曰某在斯時人以爲能論語曰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法歷告坐中人也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閒想也濠濮二水名也莊子曰莊子與惠子游濠梁水上莊子曰鯈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耶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之不知

按劉本作不覺

劉會孟曰自家滌倒憂又見輩直鋪情許也此少有物者

劉會孟曰高話生[illegible]

魚之樂也莊周釣在濮水楚王使二大夫造焉曰願以境內累莊子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者死已三千年矣巾笥而藏於廟此寧曳尾於塗中寧留骨而貴乎二大夫曰寧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亦寧曳尾於塗中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謝太傅語王右軍曰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王曰文字志曰王羲之字逸少琅邪臨沂人父曠淮南太守羲之少朗拔為叔父庾所賞善草隸累遷江州刺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欣樂之趣

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貧道重其神駿高逸沙門傳曰支遁字道林河內林慮人或曰陳留人本姓關氏少而任心獨

劉本註。○葢言其講說可聽而未到至處耳。

劉會孟曰。能言。凌初成曰。宣武慕玄不及無稽。略有所聞。時時推附。

往。風期高亮。家世奉法。嘗於餘杭山沈思道行。泫然獨暢。年二十五。始釋形入道。年五十三。終於洛陽。

劉尹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云。時有入心處。便覺咫尺玄門。劉曰。此未關至極。自是金華殿之語。漢書敘傳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於成帝。宜勸學。召見宴暱。拜爲中常侍。時上方向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詔伯受之。

羊秉爲撫軍參軍。少亡。有令譽。夏侯孝若爲之敘。極相讚悼。羊秉敘曰。秉。字長達。太山平陽人。漢南陽太守續曾孫。大父魏郡府君。卽車騎掾元子也。府君夫人鄭氏。無子。乃養秉。齠齓而佳。小心敬愼。十歲而鄭夫人薨。秉思容盡哀。儀而入公府掾

劉本註謂是卿何親也

劉會孟曰。直一語故悲者

按劉本無雖字

按此則弇州所刪劉本註○蓋不喜王長進之言故謂也天之本自高特看不測耳并近見方

及夫人並卒。秉奉從父率禮相承。人不問其親。雍雍如也。任參撫軍將軍事。將奮千里之足。揮冲天之翼。惜乎春秋三十有二而卒。昔罕虎死。子產以為無與為善。自夫子之沒。有子產之歎矣。亡後有子男又不育。是何行善而禍繁也。豈非謂乎生之所惑歟

羊權為黃門侍郎。侍簡文坐。帝問曰。夏侯湛別見。作羊秉敘。絕可想。是卿何物。有後不。羊氏譜曰。權字道輿。徐州刺史悅之子也。仕至尚書左丞權潸然對曰。亡伯令問夙彰。而無有繼嗣。雖名播天聽。然胤絕聖世。帝嗟慨久之。

王長史與劉真長別後相見。王長史別傳曰。濛字仲祖。太原晉陽人。其先出自周室。經漢魏。世為大族。祖佐。北軍中候。父訥。葉令。濛神氣清部。年十餘歲。放邁不羣。弱冠檢尚

長進也皆戲語
劉會孟曰深于談者有深有淺其義常解不能盡
王敬美曰語大無當
劉本註○以其名家思其佳耳
劉會孟曰竟似不滿
劉本註○介葛盧能辨牛語謂鳥語亦然
劉會孟曰不謂眞長答者此段缺

風流雅正。外絶榮競。內寡私欲。辟司徒掾。中書郎。以后父。贈光祿大夫。

王謂劉曰。卿更長進。答曰。此若天之自高耳。語林曰。伸祖語眞長曰。卿近大進。劉曰。卿仰看邪。王問何意。劉曰。不爾。何由測天之高也。

劉尹云。人想王荊產佳。此想長松下當有清風耳。荊產王微小字也。王氏譜曰。微字幼仁。琅邪人。祖乂。平北將軍。父澄。荊州刺史。微歷尚書郎。右軍司馬。

王仲祖聞蠻語不解。茲然曰。若使介葛盧來朝。故當不昧此語。春秋傳曰。介葛盧來朝。魯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杜預注曰。介。東夷國。葛盧。其君名也。

劉眞長爲丹陽尹。許玄度出都就劉宿。續晉陽秋曰。許詢。字玄度

劉本註。右軍之言。真當時之藥石。謝傳引秦論晉。亦不類矣

高陽人。魏中領軍允玄孫。總角秀惠。衆稱神童。長而風情簡素。司徒掾辟不就。蚤卒。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劉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春秋傳曰。吉凶無門。唯人所召。王逸少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揚州記曰。冶城。吳時鼓鑄之所。吳平猶不廢。王茂弘所治也。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帝王世紀曰。禹治洪水。手足胼胝。世傳禹病偏枯。足不相過。今稱禹步是也。文王旰食。日不暇給。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昃。不遑暇食。今

王敬美曰此在謝自是德音然王是救時急務

劉會孟曰惜謝東山能為此言他人不近

按弇州以此入賢媛

劉會孟曰有女子風致愈覺撒鹽之俗

四郊多壘。禮記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謝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戰國策曰。衛商鞅。諸庶孽子。名鞅。姓公孫氏。少好刑名學。為秦孝公相。封於商豈清言致患邪。

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胡兒。謝朗。朗小字也。續晉陽秋曰。朗字長度。安次兄據之長子。安蚤知之。文義豔發。名亞於玄。仕至東陽太守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即公大兄無奕女。左將軍王凝之妻也。王氏譜曰凝之字叔

凌初成曰如此寧不受有心之字恨極天壤

平。右將軍羲之第二子也。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晉安帝紀曰。凝之事五斗米道。孫恩之攻會稽。凝之謂民吏曰。不須備防。吾已請大道。許遣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爲恩所害。婦人集曰。謝夫人。名道藴。有文才。所著詩賦誄頌傳於世。

王中郎令伏玄度習鑿齒王中郎傳曰。坦之字文度。太原晉陽人。祖東海太守永。清淡平遠。父述。貞貴簡正。坦之。器度淳深。孝友天至。譽輯朝野。標的當時。累遷侍中。中書令。領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中興書曰。伏滔字玄度。平昌安丘人。少有才學。舉秀才。大司馬桓溫參軍。領大著作。掌國史。游擊將軍。卒。習鑿齒字彦威。襄陽人。少以文稱。善尺牘。桓溫在荊州。辟爲從事。歷治中別駕。遷滎陽太守。論青楚人物。滔集載其論略曰。滔以春秋時鮑叔管仲隰朋召忽輪扁甯戚麥丘人逢丑父晏嬰涓子。戰國時公羊高孟軻鄒衍田單荀卿鄒奭莒大夫田子方檀子

按據此註則鑿齒爲勝矣何又言無以對豈滔又別有難邪

魯連淳于髡。盼子。田光。顔歜。黔子。於陵仲子。王叔即墨大夫。前漢時。伏徵君。終軍。東郭先生。叔孫通萬石君。東方朔。安期先生。後吳時。大司徒。伏三老江革。逢萌。禽慶。承幼子。徐防。薛方。鄭康成。周孟玉劉祖榮。臨孝存。侍其元矩。孫賓碩。劉仲謀。劉公山王儀伯。郎宗。禰正平。劉成國。魏時。管幼安。邴根矩蔣子魚。徐偉長。任昭先。伏高陽。此皆青士有才德者也。鑿齒以神農生於黔中。邵南詠其美化。春秋稱其多才。漢廣之風。不同雞鳴之篇。子文叔敖。羞與管晏比德。接輿之歌鳳兮。漁父之詠滄浪。漢陰丈人之折子貢。市南宜僚屠羊說之不爲利回。魯仲連不及老萊夫妻。田光之於屈原。鄧禹卓茂。無敵於天下。管幼安不勝龐公。龐士元不推華士魚何鄧二尚書獨步於魏朝。樂令無對於晉世。昔伏羲葬南郡。少昊葬長沙。舜葬零陵。比其人。則準的如此。論其土。則羣聖之所葬。考其風。則詩人之所歌。尋其事。則未有赤眉黄巾之賊。此何如青州邪。滔與湘往反。鑿齒無以對也。臨成以示

凌初成曰可思

韓康伯都無言。王曰何故不言。對曰無可無不可。馬融注論語曰唯義所在。

劉尹云。清風朗月。輒思玄度。晉中興士人書曰許詢能清言。于時士人。皆欽慕仰愛之。

荀中郎在京口。晉陽秋曰荀羨字令則潁川人光祿大夫崧之子也清和有識裁少以主壻為駙馬都尉是時殷浩參謀百揆引羨為援頻莅義興吳郡超授北中郎將徐州刺史以蕃屏焉中興書曰羨年二十八出為徐兗二州中興方伯之少。未有若羨者也。登北固望海云。南徐州記曰城西北有別嶺入江三面臨水高數十丈號曰北固。雖未覩三山。便自使人有凌雲意。若秦漢之君。必當褰裳濡足。

凌初成曰便是孔子
蔣吉甫何必嘉賓

史記封禪書曰。蓬萊方丈瀛洲。此三山。世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嘗有至者。言諸仙人不死藥在焉。黃金白銀爲宮闕。草物禽獸盡白。望之如雲。及至。反居水下。欲到。即風引船而去。終莫能至。秦始皇登會稽。並海上。冀遇三神山之奇藥。漢武帝既封泰山。無風雨災。至方士更言蓬萊諸藥可得。於是上欣然東至海。冀獲蓬萊者。

謝公云。賢聖去人。其間亦邇。子姪未之許。公歎曰。若郗超聞此語。必不至河漢。超別傳曰。超精於理義。沙門支道林以爲一時之俊。莊子曰。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怪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

支公好鶴。住剡東岇山。支公書曰。山去會稽二百里。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鎩其翮。鶴軒翥不

復能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意林曰既有陵霄之姿何肯為人作耳目近玩養令翮成置使飛去

謝中郎經曲阿後湖問左右此是何水中興書曰謝萬字萬石太傅安弟也才氣高俊蚤知名歷吏部郎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散騎常侍答曰曲阿湖太康地記曰曲阿本名雲陽秦始皇以有王氣鑿北阬山以敗其勢截其直道使其阿曲故曰曲阿也吳還為雲陽今復名曲阿謝曰故當淵注渟著納而不流

晉武帝每餉山濤恒少謝太傅安也以問子弟車騎玄也答曰當由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忘少謝車騎家傳曰玄字幼度

鎮西奕第三子也。神理明俊，善微言。叔父太傅與子姪燕集，問武帝任山公以三事，以官人至於朗。朗曰：不適所合，當有言不容各有所欲也。

謝胡兒語庾道季道季，庾龢小字。徐廣晉紀曰：龢字道季，太尉亮子也。風情率悟，以文談致稱於時，歷位丹陽尹、中領軍。：諸人莫當就卿談，可堅城壘。庾曰：若文度來，我以偏師待之；康伯來，濟河焚舟。春秋傳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杜預曰：示必死。

李弘度常歎不被遇。中興書曰：李充，字弘度，江夏鄳人也。祖康，父矩，並有美名。充初辟丞相掾，記室參軍。以貧求剡縣，遷大著作中書郎。殷揚州知其家貧，問君能屈志百里不。李答曰：北門之歎，久已上聞。

按此則弇州所刪

論詩北門，刺仕不得志也。窮猿奔林，豈暇擇木。遂授剡縣。

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字脩齡，琅邪臨沂人，王廙之子也。歷吳興太守，徵侍中、丹陽尹、秘書監，並不就。拜使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西中郎將、司州刺史。吳興記曰：於潛縣東七十里有印渚，渚傍有白石山，峻壁四十丈。印渚蓋衆溪之下流也。印渚已上至縣，悉石瀨惡道，不可行船。印渚已上，水道無險，故行旅集焉。歎曰：非唯使人情開滌，亦覺日月清朗。

謝萬作豫州都督，新拜，當西之都邑，相送累日，謝疲頓。於是高侍中往。中興書曰：高崧字茂琰，廣陵人。父悝，光祿大夫。崧少好學，善史書。累遷吏部郎、侍中。以公累免官。徑就謝坐，因問卿今仗節方州，

……黯然銷魂
……法情語耳

當彊理西蕃何以爲政謝粗道其意高便爲謝道形勢作數百語。謝遂起坐。高去後，謝追曰：「阿酃故麤有才具。」阿酃，高崧小字也。

袁彥伯爲謝安南司馬，安南謝奉別已都下諸人送至瀨鄉。將別，既自悽惘，歎曰：「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之勢。」續晉陽秋曰：袁宏字彥伯，陳郡人，魏郎中令煥六世孫也。祖猷，侍中。父勗，臨汝令。宏起家建威參軍、安南司馬記室。太傅謝安賞宏機捷辯速，自吏部郎出爲東陽郡，乃祖之於冶亭。時賢皆集，安欲卒迫試之，執手將別，顧左右取一扇而贈之。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合坐歎其要捷。直亮故位不顯也。在郡卒。

孫綽賦遂初，築室畎川，自言見止足之分。中興書曰：綽字興公，太原中都人。少以文稱，歷太學博士、大著作、散騎常侍。遂初賦叙曰：余少慕老莊之道，仰其風流久矣。卻感於陵賢妻之言，悵然悟之，乃經始東山，建五畝之宅，帶長阜，倚茂林，孰與坐華幕擊鐘鼓者同年而語其樂哉。齋前種一株松，恒自手壅治之。高世遠時亦鄰居，世遠，高柔字也。別見。語孫曰：松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永無棟梁用耳。孫曰：楓柳雖合抱，亦何所施。

桓征西治江陵城甚麗。盛弘之荊州記曰：荊州城臨漢江，臨江王所治。王被徵，出城北門而車軸折，父老泣曰：王去不還矣。從此不開北門。會賓僚出江津望

[illegible]評目[illegible]若見涉王讚成目虎豹若望是隱逸正木

劉辰翁評。此亦殿言得其平公清德何昔而色不如錦者數可以婆人之評

劉會孟曰。此正阿堵之言。人不能識耳

王敬美曰。羊公盛德頗語似輕子敬之鄙

畢大雲曰。如此四字極似無評亦有可思

之云若能目此城者有賞。顧長康時為客在坐。目曰遙望層城。丹樓如霞。桓即賞以二婢。

王子敬語王孝伯曰。羊叔子自復佳耳。然亦何與人事。晉諸公贊曰。羊祜字叔子。泰山平陽人也。世長二千石。至祜九世。以清德聞。祜為兒時。遊汶濱。有行父止而觀焉。歎息曰。此士大夫好相。善為之。未六十。常有重功於天下。即富貴。無相忘。遂去。莫知所在。累遷都督荊州諸軍事。鎮南夏。吳人說服。稱曰羊公。莫敢名者。南州人聞公喪。號哭罷市。故不如銅雀臺上妓。魏武遺令曰。以吾妾與妓人。皆著銅雀臺上。施六尺牀總帳。月朝十五日。輒使向帳作伎。

林公見東陽長山曰。何其坦迤。會稽土地志曰。山靡迤而長。縣因山得名。

王敬美曰俊是虎頭畫思

袁中郎以此入原患

劉本注曰讖後不驗

劉辰翁曰甚直

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丘淵之文章錄曰。顧愷之字長康。晉陵人。父悅。尚書左丞。愷之義熙初為散騎常侍。

簡文崩。孝武年十餘歲立。至暝不臨。宋明帝文章志曰。孝武皇帝諱昌明。簡文第三子也。初簡文觀讖書曰。晉氏阼盡昌明。及帝誕育東方始明。故因生時以為諱。而相與忘告。簡文問之。乃以諱對。簡文流涕曰。不意我家昌明便出。帝聰惠推賢任才。年三十五崩。左右啟依常應臨。帝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

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續晉陽秋曰。寧康三年。九月九日。帝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吏部尚書陸納。兼侍中卞耽。讀。黃門侍郎謝石。吏部郎袁

鈞、木訥。○摘句者摘
其長以歸
劉今比○二謝當對
車言不欲重煩之故
有多問之累故曰何
嘗見明鏡以疲照爲
寂水之清許與惠風
揚亦不能濁也

凌初成曰合長康子
敬語一閱便可以將
山陰道

宏、桑執經，書郎車亂、丹陽尹，溉摘句，車武子難苦問謝。車胤別見謂袁羊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袁羊，喬小字也。袁氏家傳曰。喬字彥升。陳郡人。父瓌。光祿大夫。喬歷尚書郎。江夏相。從桓溫平蜀。封湘西伯。益州刺史。袁曰。必無此嫌。車曰。何以知爾。袁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清流憚於惠風。

王子敬獻之云。從山陰道上行。會稽土地志曰。邑在山陰。故以名焉。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爲懷。會稽郡記曰。會稽境特多名山水。峰崿隆峻。吐納雲霧。松栝楓柏。擢幹竦條。潭壑鏡徹。清流寫注。王子敬見之曰。山水之美。使人應接不暇。

劉會孟曰對易問難但人無此懷也

劉會孟曰小兒學語極稱不成刻雕畫類而且可惜

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車騎答曰。謝玄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階庭耳。

道壹道人好整飾音辭王珣遊嚴陵瀨詩敘曰道壹姓竺氏名德沙門題目曰道壹文鋒富贍孫綽爲之贊曰馳騁遊說言固不虛唯玆壹公綽然有餘譬若春圃載芬載敷條柯猗蔚枝幹扶踈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已而會雪下未甚寒諸道人問在道所經壹公曰風霜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澹郊邑正自飄瞥林岫便已皓然

張天錫爲涼州刺史稱制西隅既爲苻堅所禽用爲

張仁美曰中九行三非人不可曉[illegible]江務入所禁滅一字

劉辰翁註○譏問者之嫉己

按此則今荊州所刪

侍中後於壽陽俱敗至都張資涼州記曰天錫字公純嘏安定烏氏人張耳後也曾祖軌永嘉中為涼州刺史值京師大亂遂據涼土天錫襲位自立為涼州牧苻堅使將姚萇攻沒涼州天錫歸長安堅以為侍中北部尚書歸義侯從堅至壽陽堅軍敗遂南歸拜散騎常侍西平公中興書曰天錫後以貧拜廬江太守贈鎮軍將軍為孝武所器每入言論無不竟日頗有嫉己者於坐問張北方何物可貴張曰桑椹甘香鴟鴞革響詩泮水曰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淳酪養性人無嫉心西河舊事曰河西牛羊肥酪過精好但寫酪置革上都不解散也

顧長康拜桓宣武墓作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

劉會孟云：問哭近賤，字數亦俊。

劉會孟曰：恨甚。

一本此則全州所刪。

劉會孟云：代佛何敢，小沙彌故俊。

依。宋明帝文章志曰：愷之為桓溫參軍，甚被親暱。人問之曰：卿憑重桓乃爾，哭之狀其可見乎？顧曰：鼻如廣莫長風，眼如懸河決溜。春秋考異郵曰：距不周風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精大備也。蓋北風也。一曰寒風。或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毛伯成既負其才氣，常稱：寧為蘭摧玉折，不作蕭敷艾榮。徵西寮屬名曰：毛玄，字伯成，潁川人，仕至征西行軍參軍。

范寧作豫章，中興書曰：寧字武子，順陽人，博通經史，累遷中書郎、豫章太守。八日請佛有板，眾僧疑或欲作答。有小沙彌在坐末曰：世尊默然，則為許可。眾從其義。

爰初成日謂故有翳

張則弁州所制

司馬太傅齋中夜坐。(孝文王傳曰。王諱道子。簡文皇帝第五子也。封會稽王。領司徒。揚州刺史。進太傅。為桓玄所害。贈丞相。)於時天月明淨。都無纖翳。太傅歎以為佳。謝景重在坐。(續晉陽秋曰。謝重。字景重。陳郡人。父朗。東陽太守。重明秀有才會。終驃騎長史。)答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太傅因戲謝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邪。

王中郎甚愛張天錫。問之曰。卿觀過江諸人經緯江左軌轍。有何偉異。後來之彥。復何如中原。張曰。研求幽邃。自王何以還。因時修制。荀樂之風。(荀顗。荀勗。修定法制。樂則未聞。)王曰。卿知見有餘。何故為苻堅所制。(張資涼州

按此則余州所刪

劉本註○謂明已為道子所嫌王亦與道子成隙恐謝去職而遂為道子所害故留之係之也

按行散又見此

記曰。天錫明鑒。頹發英聲少著。答曰。陽消陰息。故天步屯蹇。否剝成象。豈足多譏。

謝景重女適王孝伯兒。二門公甚相愛美。謝女譜曰。重女月鏡。適王恭子愔之。謝為太傅長史。被彈。王即取作長史。帶晉陵郡。太傅已構嫌孝伯。不欲使其得謝。還取作咨議。外示縶維。而實以乖間之。及孝伯敗後。太傅繞東府城行散。丹陽記曰。東府城西有簡文為會稽王時第。東即孝文王道子府。道子丁領揚州。仍住先舍。故俗稱東府。僚屬悉在南門要望候拜。時謂謝曰。王寧異謀。阿寧。王恭小字也。云是卿為其計。謝曾無懼

[illegible]按此則舛門勿刪

[illegible]注〇言其父態 其八進[illegible]起 [illegible]起

[illegible]按此乃道 [illegible]其謝乃 [illegible]事言之 [illegible]陰涉西京賦文 [illegible]劉公文第五十 [illegible]何謂導無愛矣

色歛笏對曰。樂彥輔有言。豈以五男易一女。太傅善其對。因舉酒勸之曰。故自佳。故自佳。

桓玄義興還後。見司馬太傅。太傅已醉。坐上多客。問人云。桓溫來欲作賊如何。晉安帝紀曰。溫在姑孰。封朝廷求九錫。謝安使吏部郎[illegible]宏具其草。以示僕射王彪之。彪之作色曰[illegible]丈夫[illegible]以此事語人邪。安徐問其計。彪之曰。聞其疾[illegible]篤。且可緩其事。安[illegible]之。故不行。桓玄伏不得起。謝景重時為長史。舉板答曰。故宣武公黜昏暗。登聖明。功超伊霍。紛紜之議。裁之聖鑒。太傅曰。我知我知。即舉酒云。桓義興勸卿酒。桓出謝過。檀道鸞論之曰。道子可謂易於由言。謝重

能解紛紜矣。

宣武移鎮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謂王東亭曰。王司徒傳曰。王珣字元琳。丞相導之孫。領軍洽之子也。少以清秀稱。大司馬桓溫辟為主簿。從討袁眞。封交趾望海縣東亭侯。累遷尚書右僕射。領選。遷尚書令。丞相初營建康。無所因承。而制置紆曲。方此為劣。晉陽秋曰。蘇峻既誅。大事克平之後。都邑殘荒。溫嶠議徙都豫章。以即豐全。朝士及三吳豪傑。謂可遷都會稽。王導獨謂不宜遷都。建業往之秣陵。古者既有帝王所治之表。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謂是王者之宅。今雖凋殘。宜修勞來旋宗之道。鎮靜群情。且百堵皆作。何患不克復乎。終至康寧。導之策也。東亭曰。此丞相乃所以為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國。若使阡陌條暢。則一覽

按此則弇州所删

[illegible]曰飾語厚顏

按此則弇州所删

王敬美曰既曰妖浮亦得共重若謂輕詆則可耳

按此則弇州所删

[illegible]曾孟曰瑚璉者不不貴重有時不可[illegible]耳

而盡故紆餘委曲若不可測。

桓玄詣殷荊州殷在妾房晝眠左右辭不之通桓後言及此事殷云初不眠縱有此豈不以賢賢易色也孔安國注論語曰言以好色之心好賢人則善

桓玄問羊孚羊氏譜曰孚字子道泰山人祖楷尚書郎父綏中書郎孚歷太學博士州別駕太尉參軍年四十六卒何以共重吳聲羊曰當以其妖而浮。

謝混問羊孚何以器舉瑚璉晉安帝紀曰混字叔源陳郡人司空琰少子也文學砥礪立名累遷中書令尚書左僕射坐黨劉毅伏誅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鄭玄注曰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羊曰故當以為接神之

王元美曰。雖極清辭。要能令人不厭[illegible]

[illegible]之陋[illegible]得補佳

劉本註。此特諂簒之巧言爾。其亦不足錄也。而曰時人善之。[illegible]諂也

器。

桓玄既簒位後。御牀微陷。羣臣失色。侍中殷仲文進曰。續晉陽秋曰。仲文字仲文。陳郡人。祖融。太常。父康。吳興太守。仲文聞玄平京邑。棄郡投焉。玄甚說之。引爲咨議參軍。時王謐見禮而不親。卞範之被親而少禮。其寵遇隆重。兼於王卞矣。及玄簒位[illegible]千金[illegible]不足。玄既敗。先提義軍。累遷侍中。尚書。以罪伏誅。當由聖德淵重。厚地所以不能載。時人善之

桓玄既簒位。將改置直館。問左右虎賁中郎省應在何處。有人答曰。無省。當時殊忤旨。問何以知無。答以佐命親貴。自封崇輿馬器服。窮極綺麗。後房妓妾數十。絲竹不絕。音性甚貪吝。多納賄賂。家累

第五行[illegible]

岳雖爲詳

曰潘岳秋興賦敘曰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

之省岳別見其賦敘曰晉十有四年余年三十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

騎之省高閣連雲陽景罕曜僕野人也猥廁朝列

譬猶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於是染翰操紙

慨然而賦于時秋也玄答嗟稱善劉謙之晉紀曰玄

至故以秋興命篇欲復虎賁中郎將

刻應直與丁作咸莫能定參軍劉簡之對

曰昔潘岳秋郎將寓直于

散騎之省以此言之是應直也玄懽然從

之此語微異又答者未知姓名故詳載之

謝靈運好戴曲柄笠丘淵之新集錄曰靈運陳郡陽夏人祖玄車騎將軍父瑍秘書

郎靈運歷秘書監侍中

臨川內史以罪伏誅孔隱士謂曰卿欲希心高

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宋書曰孔淳之字彥深魯

國人少以辭榮就約徵聘

無所藏元嘉初散騎郎徵不赴隱上虞山謝答曰。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莊子云。漁父謂孔子曰。人有畏影惡跡而去之走者。舉足逾數。而跡逾多。走逾疾而影不離。自以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跡。愚亦甚矣。子修心守真。還以物與人。則無累矣。不修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事者乎。

[illegible]州所刪

[illegible]曰恐亦未免

世說新語卷上之下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峻 注

明 淩濛初 訂

政事第三

陳仲弓為太丘長。時吏有詐稱母病求假。事覺收之。令吏殺焉。主簿請付獄考衆姦。仲弓曰。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考求衆姦。豈復過此。陳寔已別見。

劉本註○謂生子不收育之

陳仲弓爲太丘長。有劫賊殺財主。主者捕之。未至發所。道聞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往治之。主簿曰。賊大宜先按討。仲弓曰。盜殺財主。何如骨肉相殘。

按後漢時賈彪有此事。不聞寔也。

按此則余州所刊

劉本註○時元方尚小。仲弓必在。而稱先父。不以爲嫌。劉令日書曰。必無父在稱先父之理。未可以年十一致意之。如此註書。○袁者又日袁公語彦

陳元方年十一時。陳紀。已見。候袁公。袁公問曰。賢家君在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先父在太丘。彊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袁宏漢紀曰。寔爲太丘。其政不嚴而治。百姓敬之。袁公曰。孤往者嘗爲鄴令。正行此事。不知卿家君法孤。孤法卿父。檢衆漢書。袁氏

敬美曰賀公雅士不當爾

諸公未知誰爲鄰令故闕其文以待通識者元方曰周公孔子異世而出周旋動靜萬里如一周公不師孔子孔子亦不師周公

賀太傅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諸強族輕之乃題府門云會稽雞不能啼環濟吳紀曰賀邵字興伯會稽山陰人祖齊父景並歷美官邵歷散騎常侍出爲吳郡太守後遷太子太傅賀聞故出行至門反顧索筆足之曰不可啼殺吳兒於是至諸屯邸檢校諸顧陸役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罪者甚衆陸抗時爲江陵都督吳錄曰抗字幼節吳郡人丞相遜子孫策外孫也爲

劉會孟曰：觀此故下都不成語

按此則令州所删

王敬美曰：嵇阮以識山公，此是也

王敬美曰：此又似說調[illegible]謔，殊不與政事

江陵都督，累遷大司馬荊州牧。故下請孫晧，然後得釋。

山公以器重朝望，年踰七十，猶知管時任。虞預晉書曰：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祖本，郡孝廉。父曜，宛句令。濤蚤孤而貧，少有器量，宿士猶不慢之。年十七，宗人謂宣帝曰：濤當與景文共綱紀天下者也。帝戲曰：卿小族，那得此快人邪？好莊老，與嵇康善。為河內從事，與石鑒共傳宿。濤夜起蹋鑒曰：今何等時而眠也？知太傅臥何意？鑒曰：宰相三日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君何慮焉？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也。投傳而去。果有曹爽事，遂隱身不交世務。累遷吏部尚書、僕射、太子少傅、司徒。年七十九薨，謚康侯。貴勝年少，若和、裴、王之徒，並共宗詠。有署閣柱曰：閣東有大牛，和嶠鞅，裴楷鞦，王濟剔嬲不得休。王隱晉書曰：初濤領吏部，潘岳內非之，密為作謠曰：閣東有大

劉會孟曰亦非政事

牛。王濟鞅。裴楷鞦。和嶠刺促。不得休。竹林七賢論曰。濤之處選。非望路絕。故貽是言。或云潛尼作之。文士傳曰。尼字正叔。滎陽人。祖融。尚書左丞。父滿。平原太守。並以文學稱。尼少有清才。文詞溫雅。初應州辟。終太常卿。

賈充初定律令。晉諸公贊曰。充字公閭。襄陵人。父逵。魏豫州刺史。充起家爲尚書。遷廷尉。聽訟稱平。晉受禪。封魯郡公。充有才識。明達治體。加善刑法。由此與散騎常侍裴楷共定科令。蠲除密網。以爲晉律。薨。贈太宰。與羊祜共咨太傅鄭沖。王隱晉書曰。沖字文和。滎陽開封人。有核練才。清虛寡欲。喜論經史。草衣縕袍。不以爲憂。累遷司徒太保。晉受禪。進太傅。沖曰。皐陶嚴明之旨。非僕闇懦所探。羊曰。上意欲令小加弘潤。沖乃粗下意。續晉陽秋曰。初文帝命荀勖賈沖裴秀等分定禮儀律令。皆先咨鄭沖。然後施行也。

劉會孟曰：此是語言，不當入政事。

山司徒前後選，殆周遍百官，舉無失才。凡所題目，皆如其言。唯用陸亮，是詔所用，與公意異，爭之不從。亮亦尋為賄敗。晉諸公贊曰：亮字長興，河內野王人，太常陸乂兄也。性高明而率至，為賈充所親待。山濤為左僕射領選，濤行業既與充異，自以為世祖所敬，選用之事，與充咨論，充每不得其所欲。好事者說充：宜授心腹人為吏部尚書，參同選舉，若意不齊，事不得諧，可不召公與選，而實得敘所懷。充以為然，乃啟亮公忠無私。濤以亮將與己異，又恐其協情不允，累啟亮可為左丞，相非選官才。世祖不許，濤乃辭疾還家。亮在職果不能允，坐事免官。

嵇康被誅後，山公舉康子紹為祕書丞。山公啟事曰：詔選祕書丞，濤薦曰：紹平簡溫敏，有文思，又曉音，當成濟也。猶宜先作祕書郎。詔曰：紹如此，便可為丞，不足復為郎也。

郎也。晉諸公贊曰：康遇事後二十年，紹乃爲濤所拔。王隱晉書曰：時以紹父康被法，選官不敢舉。年二十八，山濤啓用之，世祖發詔以爲秘書丞。

紹咨公出處。竹林七賢論曰：紹懼不自容，將解褐，故咨之於濤。公曰：爲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人乎。王隱晉書曰：紹字延祖，雅有文才。山濤啓武帝云云。

王安期爲東海郡。名士傳曰：王承字安期，太原晉陽人。父湛，汝南太守。承冲淡寡欲，無所循尚。累遷東海內史，爲政清靜，吏民懷之。避亂渡江，是時道路寇盜，人懷憂懼，承每遇艱險，處之怡然。元皇爲鎮東，引爲從事中郎。小吏盜池中魚，綱紀推之。王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孟子曰：齊宣王問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若是其大乎？對曰：民猶以爲小也。王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邪？孟子曰：文王之囿，芻蕘者往焉，與

凌初成日或是詛詁
某番越郎

按此則余州所刪

○任讓故帝

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今王之囿。殺麋鹿者。如殺人。罪是以四十里為穽於國中也。民以為太不亦宜乎。池魚復何足惜

王安期作東海郡。吏錄一犯夜人來。王問何處來。云從師家受書還。不覺日晚。王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呂氏春秋曰。甯越者。中牟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也。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不敢休。人將臥吾不敢臥。學十五歲而十周威公之師也。使吏送令歸家。

成帝在石頭。晉世譜曰。帝諱衍。字世根。明帝太子。年二十二崩。任讓在帝前戮侍中鍾雅晉陽秋曰。讓樂安人。諸任之後。隨蘇峻作亂。雅別傳曰。雅字彥胄。潁川長

譜八。魏太傅鍾繇弟仲常曾孫也。少有才志。累遷至侍中右衛將軍劉超晉陽秋曰。超字世踰。琅邪人。漢成陽景王六世孫。封臨沂慈鄉侯。遂家焉。父俊。為琅邪國上將軍。超為縣小吏。稍遷記室掾。安東舍人。忠清慎密。為中宗所拔。自以職在中書。絕不與人交關。書疏閉門不通賓客。家無擔石之儲。討王敦有功。封零陽伯。為義興太守。而受拜及徑還朝。莫有知者。其貞默如此。遷右衛大將軍。帝泣曰。還我侍中。讓不奉詔。遂斬超雅雅別傳曰。蘇峻逼主上幸石頭。雅與劉超並侍帝側。匡衛。與石頭中人密期拔至尊出。事覺被害。事平之後。陶公與讓有舊。欲宥之。許柳許氏譜曰。柳字季祖。高陽人。祖允。魏中領軍。父猛。吏部郎。劉謙之晉紀曰。柳妻。祖逖子渙女。蘇峻招祖約為逆。約遣柳以衆會峻。既克京師。拜丹陽尹。後以罪誅。兒思妣者至佳。諸公欲全之。許氏譜曰

劉會孟曰如此為佞亦足稱政事耶

永安恩妣若全恩妣則不得不為陶閣全讓於是欲并宗之事奏帝曰讓是殺我侍中者不可宥諸公以少主不可違并斬二人

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並加霑接人人有說色唯有臨海一客姓任語林曰任名顒時官在都預王公坐及數胡人為未洽公因便還到過任邊云君出臨海便無復人任大喜說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闍蘭闍羣胡同笑四坐並懽晉陽秋曰王導接誘應會少有牾者雖疎交常賓一見多輸寫款誠自謂為導所遇同之舊暱

[illegible]論之[illegible]問道有長短當時問之不悉過後乃覺耳

陸太尉詣王丞相咨事。過後輒翻異。王公怪其如此。後以問陸。陸玩別傳曰。玩字士瑤。吳郡吳人。祖瑁。父英。仕郡有譽。玩器量淹雅。累遷侍中尚書左僕射。尚書令。贈太尉。陸曰。公長民短。臨時不知所言。既後覺其不可耳。

丞相嘗夏月至石頭看庾公。庾公正料事。丞相云。暑可小簡之。庾公曰。公之遺事。天下亦未以爲允。殷羨言行曰。王公薨後。庾冰代相。網密刑峻。羨時行遇收捕者於途。慨然歎曰。丙吉問牛喘。似不爾。嘗從容謂冰曰。卿輩自是網目不失。皆是小道小善耳。至如王公。故能行無理事。謝安石每歎詠此唱。庾赤玉嘗問羨。王公治何似。詎是所長。羨曰。其餘令績。不復稱論。然三捉三治。三休三敗。

劉會孟曰：常其懶藏，日有見以爲政事，洪則不可。

丞相末年，略不復省事，正封籙諾之。自歎曰：人言我憒憒，後人當思此憒憒。徐廣歷紀曰：導阿衡三世，經綸夷險，政務寬恕，事從簡易，故垂遺愛之譽也。

陶公性檢厲，勤於事。晉陽秋曰：侃練核庶事，勤務稼穡，雖戎陳武士，皆勸厲之。有奉饋者，皆問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懽喜慰賜；若他所得，則呵辱還之。是以軍民勤於農稼，家給人足。性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課營種柳，都尉夏施盜拔武昌郡西門所種。侃後自出，駐車施門，問此是武昌西門柳，何以盜之？施惶怖首伏。三軍稱其明察。侃勤而整，自強不息。又好督勸於人，常云：民生在勤，大禹聖人，猶惜寸陰，至於凡俗，當惜分陰，豈可遊逸，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又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而不敢行。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中興書

劉本註入讀說文音前
訓用爲以代字足
舊會晉日非此解話
不通

日侃嘗檢校佐吏若得樗蒱博弈之具投之曰樗蒱老子入胡所作外國戲耳圍棊堯舜以教愚子博弈紂所造諸君國器何以爲此若王事之暇患邑邑者文士何不讀書武士何不射弓談者無以易也作荊州時。敕船官悉錄鋸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後正會。值積雪始晴。聽事前除雪後猶濕。於是悉用木屑覆之。都無所妨。官用竹。皆令錄厚頭。積之如山。後桓温宣武伐蜀。裝船悉以作釘。又云。嘗發所在竹篙。有一官長連根取之。仍當足。乃超兩階用之。

何驃騎作會稽晉陽秋曰何充字次道廬江人思韻淹通有文義才情累遷會稽內史侍

劉本注○謂擇可通者書之以白所書成以示其見
按此註非也白事白家人節量之事若擇可通者書之家人可按書而通何必林宗
劉本註●謂司客之人如林宗之鑒別則可以擇人而白目之也
劉會孟曰語甚宜錄亦非所謂政事

中驃騎將軍揚州刺史贈司徒虞存弟謇作郡主簿孫統存誄敘曰存字道長會稽山陰人也祖陽散騎常侍父偉州西曹存幼而卓拔風情高逸歷衛軍長史尚書吏部郎范汪甚品曰謇字道真仕至郡功曹以何見客勞損欲白斷常客使家人節量擇可通者作白事成以見存存時為何上佐正與謇共食語云白事甚好待我食畢作教食竟取筆題白事後云若得門庭長如郭林宗者當如所白泰別傳曰泰字林宗有人倫鑒識題品海內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後皆成英彥六十餘人自著書一卷論取士之本未行遭亂亡失汝何處得此人謇於是

[illegible]威已奔九州桓公[illegible]仁厚之處愈著[illegible]之雅

王劉與林公共看何驃騎驃騎看文書不顧之晉陽秋曰何充與王濛劉惔好尚不同由此見譏於當世王謂何曰我今故與林公來相看望卿擺撥常務應對玄言那得方低頭看此邪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諸人以為佳

桓公在荊州全欲以德被於江漢耻以威刑肅物溫別傳曰溫以永和元年自徐州遷荊州刺史在州寬和百姓安之令史受杖正從朱衣上過桓式年少從外來式桓歆小字也桓氏譜曰歆字叔道溫第三子仕至尚書云向從閣下過見令史受杖上捎雲根下拂地足意譏不著桓公云我猶患其重

王敬美曰簡文能之謝安石以爲惠帝之流其意在此

劉會孟曰一日萬幾亦正欲速

按此則今州所謂劉本注○謂求寬也

劉會孟曰大是難濟

簡文爲相事動經年然後得過桓公甚患其遲常加勸勉太宗曰一日萬機那得速尚書皋陶謨一日二日萬機孔安國曰幾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

山遐去東陽王長史就簡文索東陽云承藉猛政故可以和靜致治東陽記云遐字彥林河內人祖濤司徒父簡儀同三司遐歷武陵王友東陽太守江惇傳曰山遐爲東陽風政嚴苛多任刑殺郡內苦之惇隱東陽以仁恕懷物遐感其一爲後損威猛

殷浩始作揚州浩別傳曰浩字淵源陳郡長平人祖識濮陽相父羨光祿勳浩少有重名仕至揚州刺史中軍將軍○中興書曰建元初庾亮兄冰及何充等相繼薨亡太宗以撫軍輔政徵浩爲揚

言敘一日被喚也　劉尹謝、俠卯八人　衣褥之類飲且宿故　劉翁若云此輩自可　容不可道手尚可容　直說不可認也

按此則弇州所刪

州從氏譽也劉尹行。日小欲晚。便使左右取襆。人問其故。答曰。刺史嚴。不敢夜行。

謝公時。兵厮逋亡。多近竄南塘下諸舫中。或欲求一時搜索。謝公不許。云。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爲京都。安

續晉陽秋曰。自中原喪亂。民離本域。江左造創。豪族并兼。或客寓流離。名籍不立。太元中。外禦強氐。蒐簡民實。三吳頗加澄檢。正其里伍。其中時有山湖遁逸。往來都邑者。後將軍安方接客。時人有於坐言宜糺舍藏之失者。安每以厚德化物。去其煩細。又以強寇入境。不宜加動人情。乃答之云。卿所憂在於客耳。然不爾。何以爲京都。言者有慚色。

王大爲吏部郎。王忱已見。嘗作選草。臨當奏。王僧彌來。聊

劉會孟曰兩得

王歎美曰此句非有一見之言

按此則分州所割

出示之。僧彌，王珉小字也。珉別傳曰：珉字季琰，琅邪人，丞相導孫，中領軍洽少子。有才藝，善行書，名出兄珣右。累遷侍中、中書令，贈太常。僧彌得便以己意改易所選者近半，王大甚以為佳，更寫即奏。

王東亭與張冠軍善。張玄已見。王既作吳郡，人問小令曰：續晉陽秋曰：王獻之為中書令。王珉代之，時人曰大小王令。東亭作郡，風政何似？答曰：不知治化何如，唯與張祖希情好日隆耳。

殷仲堪當之荊州，王東亭問曰：德以居全為稱，仁以不害物為名。方今宰牧華夏，處殺戮之職，與本操將不乖乎？殷答曰：皋陶造刑辟之制，不為不賢。古吏

考曰庭堅號曰皐陶舜謀臣也。孔丘居司寇之任
舜舉之於堯堯令作士主刑。
未爲不仁家語曰孔子自魯司空爲大司寇七日而誅亂法大夫少正卯。

文學第四

一說康成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鄙而遣還玄過樹陰假寐夢一老父以刀開腹心謂墨汁着內曰子可以學矣於是寤而即返遂精洞典籍融嘆曰詩書禮樂皆以東矣潛欲殺玄玄知而竊去融推式以筭玄玄當在土木上躬騎馬襲之玄入一橋下俯伏柱上融踟蹰橋側云土木之間此則當矣有水非也從此而歸玄用免焉異苑中一說并載

按續搜神記曰張華原爲豫章太守善易

鄭玄在馬融門下融自敘曰融字季長右扶風茂陵人少而好問學無常師。大將軍鄧騭召爲舍人棄遊武都會羌虜起自關以西道斷融以謂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何則生貴於天下也豈以曲俗咫尺爲羞滅無限之身哉因召應之爲校書郎出爲南郡太守。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嘗算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算一轉便決衆咸駭服及玄業成辭歸既而融有禮樂

下令當死者悉放歸別父母時有一人在路號哭經趙朔家朔問故曰爲盜犯法給假辭別限滿就刑所以悲哭朔曰何不逃去曰使君寄以逃者皆被責故不敢逃曰可取竹筒盛水三尺安於腹上仍於其旁中臥三日可免矣其人從之至限滿法司以名申聞華原卜之卦成曰腹上水深三尺君以溺死必投水而死矣職此絕似刘本註○師友之誼如此而話猶思其能使人追殺之有此理否玄又先去其師追之臨山橋下蹤以其在上不在水上便以爲死皆不經之詞此一段當出于禮樂皆未之一句

皆東之歎

高士傳曰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八世祖崇爲尚書玄別傳曰玄少好學書年十三誦五經好天文占候風角隱術年十七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至時果然智者異之年二十一博極羣書精歷數圖緯之言兼精算術遂去吏師故兗州刺史第五元先就東郡張恭祖受周禮禮記春秋傳周流博覽每經歷山川及接顏一見皆終身不忘扶風馬季長以英儒著名玄往從之參考同異季長后戚嫚於待士玄不得見住布右自起精廬既因紹介得通時涿郡盧子幹爲門人冠首季長又不解剖裂七事玄思得五子幹得三季長謂子幹曰吾與汝皆弗如也季長臨別執玄手曰大道東矣子勉之後遇黨錮隱居著述凡百餘萬言大將軍何進辟玄乃縫掖相見玄長八尺餘須眉美秀姿容甚偉進待以賓禮授以几杖玄多所匡正不用而退袁紹辟玄及去餞之城東欲玄必醉會者三百餘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莫度玄飲三百餘杯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獻

劉會孟曰式所以十追也其兆知此故知其死而不知其出于逃遁之術也又曰皆其門人互相神聖所傳不足多據

王敬美曰許駁甚正

帝在許都徵爲大司農行至元城卒。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玄竟以得免。馬融海內大儒。被服仁義。鄭玄名列門人。親傳其業。何猜忌而行鴆毒乎。委巷之言。賊夫人之子。

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己注傳意。漢南紀曰。服虔字子慎。河南滎陽人。少行清苦。爲諸生。尤明春秋左氏傳。爲作訓解。舉孝廉。爲尚書郎。九江太守。玄聽之良久。多與己同。玄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

凌初成曰婢[illegible]雅婢胡為乎泥中原成否讀

凌初成曰然明故智

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為服氏注。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中。衛式微詩也毛公註曰泥中衛邑名也 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衛邶柏舟之詩

服虔既善春秋。將為注。欲參考同異。聞崔烈集門生講傳。摯虞文章志曰。烈字威考。高陽安平人。駰之孫。瑗之兄子也。靈帝時官至司徒太尉。封陽平亭侯 遂匿姓名。為烈門人賃作食。每當至講時。輒

王敬美曰。此清言始禍。

王敬美曰。令人畏至此。那得不爲所中。

竊聽戶壁間。既知不能踰己。稍共諸生敘其短長。烈聞。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疑之。明蚤往。及未寤。便呼子慎子慎。虔不覺驚應。遂相與友善。

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戶外遙擲。便回急走。魏志曰。會論才性同異。傳於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尚書傅嘏論同。中書令李豐論異。侍郎鍾會論合。屯騎校尉王廣論離。文多不載。

何晏爲吏部尚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坐。文章敘錄曰。晏能清言。而當時權勢。天下談士。多宗尚之。魏氏春秋曰。晏少有異才。善談易老。王弼未弱冠往

後此則弇州所刪

見之晏聞弼名。弼別傳曰弼字輔嗣山陽高平人。少而聰惠十餘歲便好莊老通辯能言爲傅嘏所知。吏部尚書何晏甚奇之題之曰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以弼補臺郎。弼事功雅非所長。益不留意頗以所長笑人。故爲時士所嫉文爲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好。正始中以公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弼之卒也晉景帝嗟嘆之累日曰。天喪予其爲高識悼惜如此。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僕以爲極。可得復難不。弼便作難。一坐人便以爲屈。於是弼自爲客主數番。皆 坐所不及。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迺神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爲道德

劉會孟曰。晏若得文別

王敬美曰。弼明老莊。此言似爲退一舍。恐非本色

凌初成曰。皮膚語耳。未是妙理

二論。魏氏春秋曰。弼論道約美。不如晏自然出拔過之。

王輔嗣弱冠詣裴徽。永嘉流人名曰。徽字文季。河東聞喜人。太常潛少弟也。仕至冀州刺史。徽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何邪。弼別傳曰。弼少爲尚書郎。裴徽爲吏部郎。徽見[illegible]問。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於有。恒訓其所不足。

傅嘏善言虛勝。魏志曰。嘏字蘭碩。北地泥陽人。傅介子之後也。累遷河南尹尚書。嘏常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傅子曰。嘏既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如論才性。原本精微。鮮能及之。司隷鍾會年甚少。嘏以明知交會。荀粲談尚玄遠。粲別傳曰。粲字奉倩。潁川潁陰人。太

凌初成曰不足復出
批劉本作但應之人

劉彧少子也。粲諸兄儒術論議各知名。粲能言玄遠常以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能言者不能屈。

每至共語。有爭而不相喻。裴冀州釋二家之義。通彼我之懷。常使兩情皆得。彼此俱暢。

粲別傳曰。粲太和初到京邑。與傅嘏談善名理。而粲尚玄遠。宗致雖同。倉卒時或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懷。為二家釋頃之。粲與嘏善。管輅傳曰。裴使君有高才逸度善言玄妙也。

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復得作聲。但應諾諾。遂不復注。因作道德論。

文章敘錄曰。自儒者論以老子非聖人。絕禮棄學。晏說與聖人同。著論行於世也。

楊用修曰晉世人士皆尚虛無而裴頠作崇有論晉尚非學而王坦之作廢莊論可謂卓然首出不隨窠尚矣然其考其所爲成公之欲而無識自取伊戚徒能言之耳坦之風檢忠鯁始終不易殆不愧其言云

中朝時有懷道之流。有詣王夷甫咨疑者。值王昨已語多。小極。不復相酬答。乃謂客曰。身今少惡。裴逸民亦近在此。君可往問。晉諸公贊曰。裴頠談理與王夷甫不相推下。

裴成公作崇有論。時人攻難之。莫能折。唯王夷甫來如小屈。時人即以王理難裴。理還復申。晉諸公贊曰。自魏太常夏侯玄。步兵校尉阮籍等。皆著道德論。于時侍中樂廣。吏部郎劉漢。亦體道而言約。尚書令王夷甫講理而才虛。散騎常侍戴奧。以學道爲業。後進庾敳之徒。皆希慕簡曠。頠疾世俗尚虛無之理。故著崇有二論以折之。才博喻廣。學者不能究。後樂廣與頠清閒欲說理。而頠辭喻豐博。廣自以體虛無笑而不復言。惠帝起居注曰。頠著二論以規虛誕之弊。文詞精富。爲世名論。

按天劉本作大

劉本註○謂無此事此無此夢也無用字宋本劉本作無此夢恠之事

按噉字劉本作取

諸葛厷年少不肯學問始與王夷甫談便已超詣王歎曰卿天才卓出若復小加研尋一無所愧厷後看莊老更與王語便足相抗衡王隱晉書曰厷字茂遠琅邪人魏雍州刺史緒之子有逸才仕至司空主簿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虀噉鐵杵皆無想無因故也周禮有六夢一曰正夢謂無所感動平安而夢也二曰噩夢噩謂驚愕而夢也三曰思夢謂覺時所思念也四曰寤夢謂覺時道之而夢也五曰喜夢謂喜說而夢也六曰懼夢謂恐懼而夢也按樂所言想者蓋思夢也因者蓋正夢也衛思

劉孟註○言其有疑必求剖析而後已不留以成病

劉會孟曰[illegible]是讀莊者[illegible]

[illegible]曰此本無所[illegible]湯爲大言者[illegible]人得之便當沈湎[illegible]

劉會孟曰此時諸道人乃未知此此我輩

因經日不得遂成病樂聞故命駕爲剖析之衛即小差樂歎曰此兒胸中當必無膏肓之疾春秋傳曰晉景公有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可及藥不至焉公曰良醫也注肓膈也心下爲膏

庾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不異人意晉陽秋曰庾敳字子嵩潁川人侍中峻第三子恢廓有度量自謂是老莊之徒曰昔未讀此書意嘗謂至理如此今見之正與人意暗同名士傳豫州長史

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文句直以麈尾

禪也莊逹皆前王俊美曰此乃禪機轉語又曰皆名理也

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樂因又舉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夫藏舟潛往交臂恒謝一息不留忽焉生滅故飛鳥之影莫見其移馳車之輪曾不掩地是以去不去矣庸有至乎至不至矣庸有去乎然則前至不異後至至名所以生前去不異後去去名所以立今天下無去矣而去者非假哉既爲假矣而至者豈實哉於是客乃悟服樂辭約而旨達皆此類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爲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秀別傳曰秀與嵇康呂安爲友趣舍不同嵇康傲世不羈安放逸邁俗而秀雅好讀書二子頗以此嗤之後秀將注莊子先以告康安康安咸曰此書詎復須注徒棄人作樂事耳及成以示二子康曰爾故復勝不安乃驚曰莊周不死矣後達

周易大義可觀而與漢世諸儒互有彼此未若隱莊之絕倫也。秀本傳或言秀游託數賢蕭屑卒歲都無注述唯好莊子聊應崔譔所注以備遺忘云竹林七賢論云秀爲此義讀之者無不超然若已出塵埃而窺絕冥始了視聽之表有神德玄哲能遺天下外萬物雖復使動競之人顧觀所徇皆悵然自有振拔之情矣

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爲人薄行有儁才。文士傳曰象字子玄河內人少有才理慕道好學記志老莊時人咸以爲王弼之亞辟司空掾太傅主簿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定點文句而已。文士傳曰象作莊子注最有清辭遒旨。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

楊川脩曰將無同解者不一余按世說猶袁宏庾亮問孟嘉何在[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謂[illegible]可之為將無[illegible]辭言盡竟同也[illegible]士[illegible]戢如面矣

按此則弇州所刪

劉會孟曰將無同止是一言耳何謂三

按劉本作遂相友善

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阮宣子有令聞太尉王夷甫見而問曰老莊與聖教同異對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為掾世謂三語掾衛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宣子曰苟是天下人望亦可無言而辟復何假一遂相與為友名士傳曰阮修字宣子陳留尉氏人好老易能言理不喜見俗人遇相逢輒舍去傲然無營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琅邪王處仲為鴻臚卿謂曰鴻臚丞差有祿卿常無食能作不脩口為復可耳遂為鴻臚丞太子洗馬

裴散騎娶王太尉女婚後三日諸壻大會晉諸公贊曰裴遐字

原誤叅上有字學

劉辰翁曰此豈王甫弟門中語可笑可鄙可恥不道

按此則弇州所刪

叔道遼東人父子長水校尉遐少有理稱辟司空掾散騎郎永嘉擾入名衍字夷甫第四女適遐也當時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與裴談子玄才甚豐贍始數交未快郭陳張甚盛裴徐理前語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稱快鄧粲晉紀曰遐以辯論為業善敘名理辭氣清暢泠然若琴瑟聞其言者知與不知無不歎服王亦以為奇謂諸人曰君輩勿為爾將受困寡人女壻

衛玠始渡江見王大將軍敦別傳曰敦字處仲琅邪臨沂人少有名理時[illegible]青州刺史避地江左歷侍中丞相大將軍揚州牧以罪伏誅因夜坐大將軍命謝幼輿晉陽秋曰謝鯤字幼輿陳郡人父衡晉碩儒鯤性通簡好老易善音樂以琴書為業避亂

劉會孟曰却不是晉叙事之論極

江東。爲豫章太守。王敦引爲長史。鯤別傳曰。鯤四十三卒。贈太常。玠見謝。甚說之。都不復顧王。遂達旦微言。王永夕不得豫。玠體素羸。恒爲母所禁。爾夕忽極。於此病篤。遂不起。玠別傳曰。玠少有名理。善易老。自抱羸疾。初不於外擅相酬對。時友歎曰。衛君不言。言必入真。武昌見大將軍王。敦與談論。咨嗟不能自已。

舊云王丞相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嵇康聲無哀樂論略曰。夫殊方異俗。歌哭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懽。或聽歌而戚。然哀樂之情均也。今用均同之情。發萬殊之聲。斯非音聲之無常乎。養生。嵇叔夜養生論曰。夫蝨著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豈惟蒸之使重。無使輕。芬之使香。勿延哉。誠能蒸以靈芝。潤以醴泉。無爲自得。體妙

劉會孟曰世說身字時或可厭

玄。虞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爲不可養生哉言盡意。歐陽堅石言盡意論略曰夫理得於心。非言不暢。物定於彼。非名不辨。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不得相與爲二矣。苟無其二。言無不盡矣三理而已。然宛轉關生。無所不入。

殷中軍爲庾公長史。按庾亮僚屬名。及中興書。浩爲亮司馬。非爲長史也下都。王丞相爲之集。桓公。王長史。王藍田。王述別傳曰。述字懷祖。太原晉陽人。祖湛。父承。並有高名。述蚤孤。事親孝謹。簞瓢陋巷。宴安永日。由是爲有識所知。襲爵藍田侯。謝鎮西並在。丞相自起解帳帶麈尾。語殷曰。身今日當與君共談析理。既共清言。遂達三更。丞相與殷共相往反。其餘諸賢略無所關。既彼我相盡

王敬美曰此言大粗[illegible]何有殺[illegible]桓

劉會孟曰登有所不可乾兩形容不服[illegible]之能當有此

丞相乃歎曰向來語乃竟未知理源所歸至於辭喻不相負正始之音正當爾耳明旦桓宣武語人曰昨夜聽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時復造心顧看兩王掾王濛王述並爲王導所辟輒翣如生母狗馨

殷中軍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佛經之行中國尚矣莫詳其始牟子曰漢明帝夜夢神人身有日光明日博問羣臣通人傅毅對曰臣聞天竺有道者號曰佛輕舉能飛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遣羽林將軍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部在蘭臺石室劉子政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

王世貞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亦諸此[illegible]鍊[illegible]心髓指

已在佛經。故撰得七十。可以多聞博識者遐觀焉如此。即漢成哀之間。已有經矣。與牟子傳記。便爲不同。魏略西戎傳曰。天竺城中有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圖。浮圖者太子也。父曰屑頭邪。母曰莫邪。浮圖者。身服色黃。髮如青絲。爪如銅。其母夢白象而孕。及生。從右脅出。而有髻。墮地能行七步。天竺又有神人曰。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慮。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曰。復豆者。其人也。漢武故事曰。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唯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此神全類於佛。豈當漢武之時。其經未行於中土。而但神明事之邪。故驗劉向魚豢之說。佛至自哀成之世明矣。然則牟傳所言四十二者。其文今存非妄。蓋明帝遣使廣求異聞。非是時無經也。

謝安年少時。請阮光祿。道白馬論。孔叢子曰。趙人公孫龍云。白馬非馬。

擱造化如探天海出
理窮未而今逐奧哉
發之于極議之也至
於有美必賞如響之
應連類隱撲十生動
容流水離絃錐子觸
心古人童知已而薄
感恩夫豈歎我
王敬美曰謝公適然
況它人乎
按劉本作亦不可得

劉本註○褚北人孫
南人

劉會孟曰牖中窺日
外面光顯處得月盤
縈遶

王敬美曰此言戲劉
辭善攻不能當已之
善守

馬者所以命形。白者所以命色。夫爲論以示謝。于
命色者非命形。故曰白馬非馬也
時謝不卽解阮語。重相咨盡。阮乃歎曰。非但能言
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得。中興書曰。裕甚精論難
褚季野語孫安國褚裒。孫盛。竝已見。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博。
孫答曰。南人學問淸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
固所忘言。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
人學問。如牖中窺日。支所言。但譬成孫褚之理也。然則學廣則難周。難周則識
闇。故如顯處視月。學寡則易覈。易覈則智明。故如牖中窺日也。
劉眞長與殷淵源談。劉理如小屈。殷曰。惡卿不欲作

將。善雲梯作攻。墨子曰。公輸般爲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楚王曰。聞太王將攻宋。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設攻宋之具。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計。墨子縈帶守之。輸九攻之。而墨子九卻之。不能入。遂輟兵。

殷中軍云。康伯未得我牙後慧。浩別傳曰。浩善老易。能清言。康伯浩甥也。甚愛之。

謝鎮西少時聞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過有所通。爲謝標榜諸義。作數百語。旣有佳致。兼辭條豐蔚。甚足以動心駭聽。謝注神傾意。不覺流汗交面。

□□美曰此等或不必解注似疑人前說學是差排手段□劉本原無此注

殷徐語左右。取手巾。與謝郎拭面。按殷浩大謝尚三歲。便是時流。或嘗貴其勝致故爲之揮汗。

宣武集諸名勝講易。易乾鑿度曰。孔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三成德爲道苞籥者。易也。其德也。光明四通。日月星辰布。八卦錯序。四時和也。變也者。天地不變。不能成朝。夫婦不變。不能成家。不易也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故易者天地人道也。鄭玄序易曰。易之爲名也。一言而函三義。簡易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繫辭曰。乾坤易之藴也。易之門戶也。又曰。乾確然示人易矣。坤隤然示人簡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言其簡易法則也。又曰。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以爲典要。唯變所適。此則言其從時出入移動也。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爲。剛柔斷矣。此則言其張設

批 宋本註○孫謂佛家
多[illegible]何不言

又曰波利質多天樹其香逆風而聞今反云白旃檀非不香豈能逆風言深非不能難之正不必難之也

布列不易也據此三義
而說易之道廣矣大矣曰說一卦簡文欲聽聞此便還曰義自當有難易其以一卦爲限邪

有北來道人好才理與林公相遇於瓦官寺講小品于時竺法深孫興公悉共聽此道人語屢設疑難林公辯答清析辭氣俱爽此道人每輒摧屈孫問深公上人當是逆風家向來何以都不言深法暢人物論曰法深學義淵博名聲登著弘道法師也深公笑而不答林公曰白旃檀非不馥焉能逆風成實論曰波利質多天樹其香則逆風而聞深公得此義夷然不屑

讀此則弇州所删

[illegible]曰亦是何等[illegible]後世[illegible]何至作對

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論。往反精苦。客主無閒。左右進食。冷而復煖者數四。彼我奮擲麈尾。悉脫落。滿餐飯中。賓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語孫曰。卿莫作强口馬。我當穿卿鼻。孫曰。卿不見决鼻牛。人當穿卿頰。續晉陽秋曰。孫盛善理義。時中軍將軍殷浩擅名一時。能與劇談相抗者。唯盛而已

莊子逍遥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鑽味。而不能拔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太常共語。馮懷字祖思。長樂人。歷太常護國將軍。因及逍遥。支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衆賢之外。皆是諸名

王敬美曰今語亦作覺字一也

劉會孟曰支好處此處似高妙而難盡其至

王敬美曰此論亦新奇可備一種莊注

覺尋味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向子期郭子玄逍遙義曰。夫大鵬之上九萬。尺鷃之起榆枋。小道雖差。各任其性。苟當其分。逍遙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資有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唯聖人與物冥。而循大變。為能無待而常通。豈獨自通而已。又從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支氏逍遙論曰。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莊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鵬鷃。鵬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於體外。鷃以在近而笑遠。有矜伐於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興。遊無窮於放浪。物物而不物於物。則遙然不我得。玄感不為。不疾而速。則逍然靡不適。此所以為逍遙也。若夫有欲當其所足。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猶饑者一飽。渴者一盈。豈忘烝嘗於糗糧。絕觴爵於醪醴哉。苟非至足。豈所以逍遙乎。此向郭之注所未盡。

殷中軍浩嘗至劉尹所。清言良久。殷理小屈。遊辭不

凌初成曰眞長前豈可露此破綻使傖

劉本註曰四本論也

劉會孟曰殆未見維摩詰也

已。劉亦不復答。殷去後。乃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劉惔已見。

殷中軍雖思慮通長。然於才性偏精。忽言及四本。便苦湯池鐵城。無可攻之勢。神農書曰。夫有石城七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能自固也。

支道林造即色論。支道林集妙觀章云。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雖色而空。故曰色即為空。色復異空。論成。示王中郎。王坦之已見。中郎都無言。支曰。默而識之乎。論語曰。默而識之。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王曰。既無文殊。誰能見賞。維摩詰經曰。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云。何者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

按此則弇州所刪

劉會孟曰領域未諭

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是眞入不二法門也。

王逸少作會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孫興公謂王曰。支道林拔新領異。胸懷所及。乃自佳。卿欲見不。王本自有一往雋氣。殊自輕之。後孫與支共載往王許。王都領域。不與交言。須臾支退。後正值王當行。車已在門。支語王曰。君未可去。貧道與君小語。因論莊子逍遙遊。支作數千言。才藻新奇。花爛映發。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支法師傳曰。法師研十地。則知頓悟於七住。尋莊周。則辯聖人之逍遙。當時名勝。咸味其音旨。道賢論以七沙門比竹林七賢。遁比向秀。雅尚莊老。

王敬美曰意謂大乘與最上乘總非一乘故云正當得兩註似未喻
又曰詳林公意豈以聲聞緣覺總之為一乘理耶
蕩初成曰意謂支能三乘炳然諸人輒會故美之解未是自共說者諸人共說也

二子與時風尚玄同也。

三乘佛家滯義。支道林分判。使三乘炳然。諸人在下坐聽。皆云可通。支下坐。自共說。正當得兩。入三便亂。今義弟子雖傳。猶不盡得。法華經曰。三乘者。一曰聲聞乘。二曰緣覺乘。三曰菩薩乘。聲聞者。悟四諦而得道也。緣覺者。悟因緣而得道也。菩薩者。行六度而得道也。然則羅漢得道。全由佛教。故以聲聞為名也。辟支佛得道。或聞因緣而解。或聽環珮而得悟。神能獨達。故以緣覺為名也。菩薩者。人道之人也。方便則止行六度。真教則通修萬善。功不為己。志存廣濟。故以大道為名也。

許掾詢也年少時。人以比王苟子。苟子。王脩小字也。文字志曰。脩字敬仁。太

原晉陽人。父濛司徒左長史。脩明秀有美稱善隸行書號曰流奕淸舉。起家著作佐郎。琅邪王文學轉中軍司馬。未拜而卒。時年二十四。昔王弼之卒與脩同年。故脩弟熙乃歎曰。無愧於古人。而年與之齊也。許大不平。時諸人士及林法師並在會稽西寺講。王亦在焉。許意甚忿。便往西寺與王論理。共決優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許復執王理。王執許理。更相覆疏。王復屈。許謂支法師曰。弟子向語何似。支從容曰。君語佳則佳矣。何至相苦邪。豈是求理中之談哉。

林道人詣謝公。東陽時始總角。新病起。體未堪勞。與

王世懋曰此亦可入賢媛

許詢辟司徒掾不就

會孟曰理誠有之以辭勝儀曲未若遠進

林公講論。遂至相苦。東陽謝朗也。已見。中興書曰朗博涉有逸才。善言玄理。母王夫人在壁後聽之。再遣信令還。而太傅留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婦少遭家難。一生所寄。唯在此兒。因流涕抱兒以歸。謝公語同坐曰。家嫂辭情忼慨。致可傳述。恨不使朝士見。謝氏譜曰朗父據取太原王韜女名綏。

支道林許掾諸人。共在會稽王齋頭。文簡。支爲法師。許爲都講。高逸沙門傳曰道林時講維摩詰經。支通一義。四坐莫不厭心。許送一難。衆人莫不抃舞。但共嗟詠二家之美

晉書[illegible]此何足載

[illegible]無此等
襟[illegible]流

不辯其理之所在。

謝車騎在安西艱中。安西謝奕已見林道人往就語。將夕乃退。有人道上見者。問云。公何處來。答云。今日與謝孝劇談一出來。玄別傳曰。玄能清言。善名理。

支道林初從東出。住東安寺中。高逸沙門傳曰。遁居會稽。晉哀帝欽其風味。遣中使至東迎之。遁遂辭丘壑。高步天邑。王長史宿構精理。并撰其才藻。往與支語。不大當對。王敘致作數百語。自謂是名理奇藻。支徐徐謂曰。身與君別多年。君義言了不長進。王大慚而退。

度初殷曰惜哉逸少一阻遂令妙義永絕

又曰術是救飢術工嘶名念重

劉會孟曰逸少護林公如此足稱沙門然傳之貽笑

殷中軍讀小品。釋氏辨空經。有詳者焉有略者焉。詳者爲大品。略者爲小品。下二百籤皆是精微。世之幽滯。嘗欲與支道林辯之竟不得。今小品猶存。高逸沙門傳曰。殷浩能言名理。自以有所不達。欲訪之於遁。遂邂逅不遇。深以爲恨。其爲名識賞重。如此之至焉。語林曰。浩於佛經有所不了。故遣人迎林公。林乃虛懷欲往。王右軍駐之曰。淵源思致淵富。既未易爲敵。且己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縱復服從。亦名不益高。若佻脫不合。便喪十年所保。可不須往。林公亦以爲然。遂止。

佛經以爲祛練神明。則聖人可致。釋氏經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但能修智慧斷煩惱。萬行具足。便成佛也。簡文云。不知便可登峰造極不然陶練之功尚不可誣

按此則于州所以王發美曰稍字天臺作積

按劉本作情

美曰此亦言是談

于法開始與支公爭名後精　歸支意甚不分遂遁跡剡下遣弟子出都語使過會稽于時支公正講小品開戒弟子道林講比汝至當在某品中因示語攻難數十番云舊此中不可復通弟子如言詣支公正值講因謹述開意往反多時林公遂屈厲聲曰君何足復受人寄載來名德沙門題目曰于法開才辯從橫以數術弘教高逸沙門傳曰法開初以義學著名後與支遁有競故遁居剡縣更學醫術

殷中軍問自然無心於稟受何以正善人少惡人多諸人莫有言者劉尹答曰譬如寫水著地正自縱

按此則弇州所刪

王敬美曰捌絕中語問答俱以數答[illegible]

横流漫略。無正方圓者。一時絕歎。以爲名通。莊子曰。天籟者。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郭子玄注曰。無旣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爲生。然則生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非我生也。我不生物。物不生我。則自然而已然。謂之天然。天然非爲也。故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故也。

康僧淵初過江。未有知者。恒周旋市肆。乞索以自營。忽往殷淵源許。値盛有賓客。殷使坐。麤與寒溫。遂及義理。語言辭旨。曾無愧色。領略麤舉。一往參詣。由是知之。僧淵氏族所出未詳。疑是胡人。尚書令沈約撰晉書。亦稱其有義學。

殷謝諸人共集。殷浩。謝安。謝因問殷。眼往屬萬形。萬形來

入眼不。成實論曰。眼識不待到而知。虛塵假空與明。若眼到色。到色間則無空明。如眼觸目。則不能見彼。當知眼識不到而知。依此說則眼不往。形不入。遥屬而見也。謝有問殷無答。疑闕文。

人有問殷中軍。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器。將得財而夢矢穢。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將得而夢棺屍。財本是糞土。所以將得而夢穢汙。時人以爲名通。

殷中軍被廢東陽浩黜廢事別見始看佛經。初視維摩詰。僧肇注維摩經曰。維摩詰者。秦言淨名。蓋法身之大士。見居此土。以弘道也。疑般若波羅密太多。後見小品。恨此語少。波羅密。此言到彼岸也。經云。到者有六焉。

劉會孟曰作如此語更不成文

一曰檀檀者施也二曰毗黎毗黎者持戒也三曰羼提羼提者忍辱也四曰尸羅尸羅者精進也五曰禪禪者定也六曰般若般若者智慧也然則五者為舟般若為導導則俱絕有相之流升無相之彼岸也故曰波羅密也淵源未暢其致少而逮其多已而究其宗多而患其少也

支道林殷淵源俱在相王許簡文相王謂二人可試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淵源崤函之固崤謂二崤之地函函谷關也並秦之險塞王者之居左思魏都賦曰崤函帝王之宅君其慎焉支初作改轍遠之數四交不覺入其玄中相王撫肩笑曰此自是其勝場安可爭鋒

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遏稱曰謝玄小字已見

劉會孟曰[illegible]

按弇州以此入寵禮

劉會孟曰此纖悉曲折可尚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大雅詩也毛萇注曰訏大也謨謀也辰時也鄭玄注曰猷圖也大謀定命謂正月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謂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張憑舉孝廉出都。負其才氣謂必參時彥。欲詣劉尹。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張遂詣劉。劉洗濯料事。處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張欲自發無端。頃之長史諸賢來清言。客主有不通處。張乃遙於末坐判之。言約旨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真長延之上坐。清言彌日。因留宿至曉。張退。劉曰。卿且去。

正當取卿共詣撫軍。張還船。同侶問何處宿。張笑而不答。須臾。真長遣傳教覓張孝廉船。同侶惋愕。卽同載詣撫軍。至門。劉前進謂撫軍曰。下官今日爲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選。既前。撫軍與之話言。咨嗟稱善曰。張憑勃窣爲理窟。卽用爲太常博士。宋明帝文章志曰。憑字長宗。吳郡人。有意氣。爲鄉閭所稱。學尚所得。敏而有文。太守以才選舉孝廉。試策高第。爲憑所舉。補太常博士。累遷吏部郎。御史中丞

汰法師云。六通三明同歸。正異名耳。安法師傳曰。竺法汰者。體器弘簡。道情冥到。法師友而善焉。一說法汰卽安公弟子也。經云。六通者。三乘之功德也。一曰天眼通見

遠方之色二曰天耳通聞障外之聲三曰身通飛行隱顯四曰它心通水鏡萬慮五曰宿命通神知已往六曰漏盡通慧解累世三明者解脫在心朗照三世者也然則天眼天耳身通它心漏盡此五者皆見在心之明也宿命則過去心之明也天眼發未來之智則未來心之明也同歸異名義在斯矣

支道林許謝盛德共集王家許詢謝安王濛謝顧謂諸人今日可謂彥會時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當共言詠以寫其懷許便問主人有莊子不正得漁父一篇莊子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語曰彼何為

劉會孟曰漁父篇書何足千萬

蓋此則弇州所刪

者也。曰孔氏。曰孔氏何治。子貢曰。服忠信。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孔氏之所治也。曰。有土之君與。曰。非也。漁父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孔子聞而求問之。遂言八疵四病以誡孔子。謝看題。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許語。敘致精麗。才藻奇拔。衆咸稱善。於是四坐各言懷。畢。謝問曰。卿等盡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謝後麤難。因自敘其意。作萬餘語。才峰秀逸。支字士志明安神情秀悟善于談玄既自難干。加意氣擬託。蕭然自得。四坐莫不厭心。支謂謝曰。君一往奔詣。故復自佳耳。

殷中軍孫安國王謝能言諸賢。悉在會稽王許。殷與

妙。成曰：寫得安國小至形態逼真。

孫共論易象，妙於見形。其論略曰：聖人知觀器不足以達變，故表圓應於蓍龜。圓應不可爲典要，故寄妙迹於六爻。六爻周流，唯化所適。故雖一畫，而吉凶並彰，微一則失之矣。擬器託象，而慶咎交著，繫器則失之矣。故設八卦者，蓋緣化之影迹也；天下者，寄見之一形也。圓影備未備之象，一形兼未形之形。故盡二儀之道，不與乾坤齊妙；風雨之變，不與巽坎同體矣。孫語道合，意氣干雲。一坐咸不安孫理，而辭不能屈。會稽王慨然歎曰：使眞長來，故應有以制彼。即迎眞長，孫意巳不如。眞長既至，先令孫自叙本理。孫麤說巳語，亦覺殊不及向。劉便作二百許語，辭難簡切，孫理遂屈。一坐同時拊掌而笑，稱美良久。

…用以此入品藻

僧意在瓦官寺中，宋本諸僧意氏族所出。王苟子來，苟子，王脩小字。與共語，便使其唱理。意謂王曰：聖人有情不？王曰：無。重問曰：聖人如柱邪？王曰：如籌算，雖無情，運之者有情。僧意云：誰運聖人邪？苟子不得答而去。諸本無僧意最後一句，意疑其闕，虞校衆本不皆然，唯一書有之，故取以成其義。然王脩善言理，如此論特不近人情。猶疑斯文為謬也。

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子其書五車，何以無一言入玄？謝曰：故當是其妙處不傳。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不中。謂卵有毛，雞三足，馬有卵，犬可為羊，火不熱，目不見，龜長於蛇，丁子有尾，白狗黑，連環可

按此則殷荊州所制

劉會孟曰果然

劉本註○四本疑當說本論

能勝人之口。不能勝人之心。莊辯者之囿也。

殷中軍被廢徙東陽。大讀佛經。皆精解。唯至事數處不解。事數謂若五陰十二入四諦十二因緣五根五力七覺之屬。遇見一道人問所籤。便釋然。

殷仲堪精覈玄論。人謂莫不研究。殷乃歎曰。使我解四本談。不翅爾。周祗隆安記曰。仲堪好學而有理思也。

殷荊州曾問遠公。張野遠法師銘曰。沙門釋惠遠。鴈門樓煩人。本姓賈氏。世為冠族。年十二。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年二十一。欲南渡。就范宣子學。道阻不通。遇釋道安。以為師。抽簪落髮研求法藏。釋曇翼每資以燈燭之費。誦鑒淹遠。高尚貞純。安常歎曰。道流東國。其在遠乎。襄陽既沒

劉會孟曰不答直是
王敬美曰按易理精
微殷大謂此甚易不
須辨此言易又不可
遽答公漸以笑而不答

振錫南遊結宇靈嶽自年六十七不復出山名被流沙彼國僧衆皆稱漢地有大乘沙門每至然香禮拜輒東向致敬年八十三而終易以何爲體答曰易以感爲體殷曰銅山西崩靈鐘東應便是易耶東方朔傳曰孝武皇帝時未央宮前殿鐘無故自鳴三日三夜不止詔問太史待詔王朔朔言恐有兵氣更問東方朔朔曰臣聞銅者山之子山者銅之母以陰陽氣類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鐘先鳴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精之至也其應在後五日内居三日南郡太守上書言山崩延袤二十餘里樊英別傳曰漢順帝時殿下鐘鳴問英對曰蜀岷山崩山於銅爲母母崩子鳴非聖朝災後蜀果上山崩日月相應二說微異故茲載之遠公笑而不答

王平子弟娶王永言女平子弟輔也名氏譜曰輔字幼仁泰山人祖楷尚書郎父綏中書

劉會孟曰言有經緯左右及三四非强去人將者卻恨不傳

王敬美曰强作去聲如今俗語

劭輔仕至衛軍功曹。娶琅邪王訥之女，字僧首。及王家見壻，孚送弟俱往。時永言父東陽尚在。王氏譜曰：訥之字永言，琅邪人。祖彪之，光祿大夫。父臨之，東陽太守。訥之歷尚書左丞、御史中丞。殷仲堪是東陽女壻，亦在坐。殷氏譜曰：仲堪娶琅邪王臨之女，字英彥。孚雅善理義，乃與仲堪道齊物。莊子篇也。殷難之，羊云：君四番後當得見同。殷笑曰：乃可得盡，何必相同。乃至四番後一通。殷咨嗟曰：僕便無以相異。歎為新拔者久之。

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彊。晉安帝紀曰：仲堪有思理，能清言。

按此則弇州所刪

王敬美曰此是僧彌辯勝弟處

提婆初至為東亭第講阿毗曇。出經敘曰。僧伽提婆罽賓人。姓瞿曇氏。俊朗有深鑒。符堅至長安。出諸經。後渡江。遠法師請譯阿毗曇。遠法師阿毗曇敘曰。阿毗曇心者。三藏之要領。詠歌之微言。源流廣大。管綜眾經。領其宗會。故作者以心為名焉。有出家開士。字法勝。以阿毗曇源流廣大。卒難尋究。別撰斯部。凡二百五十偈。以為要解。號之曰心。罽賓沙門僧伽提婆。少玩斯文。因請令譯焉。阿毗曇者。晉言大法也。道標法師曰。阿毗曇者。秦言無比法也。始發講坐裁半。僧彌便云。都已曉。即於坐分數四有意道人。更就餘屋自講。提婆講竟。東亭問法岡道人曰。法岡未詳氏族。弟子都未解。阿彌那得已解。所得云何。曰大略全是。故當小未精覈耳。出經敘曰。提婆以隆安初遊京師。東亭侯

劉會孟曰兩語得反覆之妙

王敬美曰初一以玄理論文學文亦易出一往復始爲一番中復分兩日也後補依前次羅列便失作者之意

按此則余州所刪

劉會孟曰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十字自然不待下句妙妙

王珣造至本言講阿毗曇王僧彌一時聽便自講其年卒。

桓南郡與殷荊州共談。每相攻難。年餘後但一兩番。桓自歎才思轉退。殷云。此乃是君轉解。言理。桑郡還國。常與殷荊州仲堪終日談論不輟。

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便爲詩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爲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慙色。魏志曰。陳思王植。字子建。文帝同母弟也。年十餘歲。誦詩論及辭賦數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

劉會孟曰筆平順適不少多謂爲熟筆固非謂爲神語亦謬直不當作耳

劉本註乃只即以居攝之事處之補宗此箋爲大節之時矣劉[illegible]白[illegible]周公不見[illegible]張[illegible]宗盤爲[illegible]人之

許由請以小讓可[illegible]功而不失其正與在魏進文不同

其文曰汝倩人邪植跪曰出言爲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之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可觀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見難問應聲而答太祖寵愛之幾爲太子者數矣文帝即位封鄄城侯後徙雍丘復封東阿植每求試不得而國亟遷易汲汲無懽年四十一薨

魏朝封晉文王爲公備禮九錫文王固讓不受公卿將校當詣府敦喻司空鄭沖沖已見馳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時在袁孝尼家袁氏世紀曰準字孝尼陳郡陽夏人父渙魏郎中令準忠信居正不恥下問唯恐人不勝己也世事多險故恬退不敢求進著書十萬餘言荀綽兗州記曰準有儁才大始中位給事中宿醉扶起書札爲之無所點定乃

袁初成曰：今讀其文，首綴伊周，末稱支許，文士隱衷，悉爲勘破。若亦有他日者，毛髮可驚，何必憩筆千古。卿目殺疑豪傑。

何子元曰：文章定價，本自明白，而時世耳目不足取信，如此士君子中蘊內腴，難固而未試者，欲以求知皮相之士，豈不難哉。

按太沖作賦，門庭藩溷必置筆硯，十稔乃成。藝宜令人納薪以炙筆硯。

寫付使。時人以爲神筆。顧愷之晉文章記曰：阮籍勸進，落落有宏致，至轉說徐而攝之也。一本注：阮籍勸進文略曰：竊聞明公固讓，沖等眷眷，實懷愚心，以爲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其來久矣。周公藉已成之業，據既安之勢，光宅曲阜，奄有龜蒙。明公宜奉聖旨，受茲介福也。

左太沖作三都賦初成，思別傳曰：思字太沖，齊國臨淄人。父雍，起於筆札，多所掌練，爲殿中御史。思蚤喪母，雍憐之，不甚教其書學。及長，博覽名文，遍閱百家。司空張華辟爲祭酒，賈謐舉爲秘書郎。謐誅，歸鄉里，專思著述。齊王冏請爲記室參軍，不起。時爲三都賦未成也。後數年，疾終。其三都賦改定，至終乃上。初作蜀都賦云：金馬電發於高岡，碧雞振翼而雲披。鬼彈飛丸以礌礉，火井騰光以赫曦。今無鬼彈，故其賦往往不同。思爲人無吏幹而有文才，又頗以椒房自矜，故齊人

王蕤美曰思三賦不朽士安非此序幾不傳特人多薄思故肆訕辞耳士安一序尚足重思而時人傳乃爾畢標於是爲鑑識矣

不重也。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愜。後示張公。張華已見張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於世。宜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王隱晉書曰謐字士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曾孫也祖叔獻灞陵令。父叔侯。舉孝廉。謐族從皆累世富貴獨守寒素所養叔母歎曰。昔孟母以三徙成子。曾父以烹豕存教。豈我修身篤學自汝得之乃感激年二十餘就鄉有寧日。武帝借其書二車郎徵並不就終于家。謐見之嗟歎。遂為作敘。于是先相非貳者。莫不斂衽讚述焉。思事。士摯仲治宏伯儒知名。非蚕絲皆不為思賦序注

按此見劉所刪

豈其文故假時人名姓也

劉伶著酒德頌，意氣所寄。名士傳曰：伶字伯倫，沛郡人。肆意放蕩，以宇宙為狹。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遊一世。竹林七賢論曰：伶處天地間，悠悠蕩蕩，無所用心。嘗與俗士相忤，其人攘袂而起，欲必築之。伶和其色曰：雞肋豈足以當尊拳。其人不覺廢然而返。未嘗措意文章，終其世，凡著酒德頌一篇而已。其辭曰：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扃牖，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跡，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行則操卮執瓢，動則挈榼提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縉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罌承糟，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怳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見太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

按此則弇州所刪

感情俯觀萬物之擾擾焉如江漢之載
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

樂令善於清言而不長於手筆將讓河南尹請潘岳為表晉陽秋曰岳字安仁滎陽人夙以才穎發名善屬文清綺絕世蔡邕未能過也仕至黃門侍郎為孫秀所害潘云可作耳要當得君意樂為述己所以為讓標位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樂不假潘之文潘不取樂之旨則無以成斯矣

夏侯湛作周詩成文士傳曰湛字孝若譙國人魏征西將軍夏侯淵曾孫也有盛才文章巧思善補雅詞名亞潘岳歷中書侍郎湛集載其敘曰周詩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

王元美曰此語極有致文生于情世所恒睹情生于文則未易論恭有出之者偶然領覽之者實際也若平生時遇此境亦兒同調中有此

劉本註○廣晉宗屬

篇有其義而亡其辭湛續其亡故云周詩也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其詩曰。既殷斯虔。仰說洪恩。夕定辰省。奉朝侍昏。宵中告退。雞鳴在門。孝蒸恭誨。夙夜是敦。潘因此遂作家風詩。岳家風詩載其宗祖之德及自戒也

孫子荊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孫楚集云。婦胡毋氏也。其詩曰。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禮制有敘。告除靈丘。臨祠感痛。中心若抽。王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一作文於情生情於文生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

太叔廣甚辯給。而摯仲治長於翰墨。俱為列卿。每至

劉孝註○隋長于談鄙長于筆

此亦有辯訥之字承上太叔廣來補宣人桓彝兩番轉截之後使占不倫

公坐廣談。仲治不能對。退著筆難廣。廣又不能答。王隱晉書曰。廣字季思。東平人。拜成都王爲太弟欲使共治洛。廣子孫多在洛。慮害乃自殺。摯虞字仲治。京兆長安人。祖茂秀才。父模。太僕卿。虞少好學師事皇甫謐。善校練文義。多所著述。歷秘書監。太常卿。從惠帝至長安。遂流離鄠杜間。性好博古。而文籍蕩盡。永嘉五年。洛中大饑。遂餓而死。虞與廣名位略同。廣長口才。虞長筆才。俱少政事。衆坐廣談。虞不能對。虞退筆難廣。廣不能答。於是更相嗤笑。紛然於世。廣無可記。虞多所錄。於斯爲勝也。

江左殷太常父子。並能言理。亦有辯訥之異。揚州口談至劇。太常輒云。汝更思吾論。中興書曰。殷融字洪遠。陳郡人。桓彝有人倫鑒。見融甚歎美之。著象不盡意。大賢須易論。理義精微。談者稱焉。兄子浩亦能清言。每與浩

談有時而屈退而著論剛更居長為司徒左西屬飲酒常舞終日嘯詠未嘗以世務自嬰累遷吏部尚書大常卿卒

王元美曰此是遁辭其言文必不能佳然有意無意之間却是文章妙用

王敬美曰此從莊子得來

劉會孟曰八字慨然不必有所起不必有所指

又曰孫衒曠蕭瑟乃本淡語

庾子嵩作意賦成晉陽秋曰敳永嘉中為石勒所害先是敳見王室多難知終嬰其禍乃作意賦以寄懷從子文康見問曰若有意邪非賦之所盡若無意邪復何所賦答曰正在有意無意之間

郭景純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晉書曰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父瑗建平太守璞別傳曰璞奇博多通文藻粲麗才學賞豫足參上流其詩賦誄頌並傳於世而訥於言造次詠語常人無異又不持儀檢形質穨索縱情嫚惰時有醉飽之失友人干令升戒之曰此伐性之斧也璞曰吾所受有分恆恐用之不盡豈酒色之能害王敦取為參軍璞知敦之亂乃吝

劉未詳。○疑溫嶠庾亮俱曾爲揚州。又曰欲避庾公名故乎。吏部錄記。

劉辰翁曰作後之深

王敬美曰此未詳孰有誤

按此劉公爲揚州所刪

劉會孟曰似謂此張遲滯

按此則弇州所刪

以大事。璞極言成敗。不爲同異。敦忌而害之。詩。璞幽思篇者。阮孚云。阮孚字別見。泓崢

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神超形越。

庾闡始作揚都賦。道溫庾云。溫挺義之標。庾作民之望。方響則金聲。比德則玉亮。庾公聞賦成。求看。兼贈貺之。闡更改望爲儁。以亮爲潤云。中興書曰。闡字仲初。潁川人。太尉亮之族也。少孤。九歲便能屬文。遷散騎侍郎。領大著作。爲揚都賦。爲絕當時。年五十四卒。

孫興公作庾公誄。袁羊曰。見此張緩。于時以爲名賞。袁氏家傳曰。喬有文才。

庾仲初作揚都賦成。以呈庾亮。亮以親族之懷。大爲

凌刊成曰六傳[illegible]爲秋紙當[illegible]貴

劉會孟曰不常卻非[illegible]

又曰與後[illegible]語正自[illegible]然亦何至狂疾

其名價云可三二京四三都於此人人競寫都下紙爲之貴謝太傅云不得爾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擬學而不免儉狹王隱論揚雄太玄經曰玄經雖妙非益也是以古人謂其屋下架屋

習鑿齒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爲荊州治中鑿齒謝牋亦云不遇明公荊州老從事耳後至都見簡文返命宣武問見相王何如答云一生不曾見此人從此忤旨出爲衡陽郡性理遂錯於病中猶作漢晉春秋品評卓逸續晉陽秋曰鑿齒少而博學才情秀逸溫

甚奇之。自州從事歲中三轉至治中。後以忤旨左遷戶曹參軍、衡陽太守。在郡著漢晉春秋斥溫覬覦之心也。鑿齒集載其論略曰。靜漢末累世之交爭。廓九域之蒙晦。大定千載之盛功者皆司馬氏也。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共王秦政猶不見敘於帝王況暫制之衆哉。且漢有係周之業則晉無所承纍。春秋之時吳楚稱王。若推有德彼必自係於周不推吳楚也。況長轡廟堂吳蜀兩定天下之功也

王世懋曰鼓吹二字殊妙正不得以羽翼解

孫興公云。三都二京。五經鼓吹。言此五賦是經典之羽翼

謝太傅問主簿陸退。陸氏譜曰。退字黎民。吳郡乃高祖凱。吳丞相。祖仰。吏部郎。父偃。州主簿。退。任至光祿大夫張憑何以作母誄而不作父誄。退答曰。故當是丈夫之德。表於事行。婦人之美非誄不

劉本註以後修之也

王敬美曰此等論雅合世宋儒學當時所謂名理乃儒者之大阨也

王元美曰孫興公則陸之文爲佳多而蕪也余不以爲然陸病不在多而在模擬寡自然之致

又曰陸雖詞賦漂亮頗見才藻令非弱何潘氣骨勝之青臨不

顗陸氏譜曰。顗，退，忠，背也。

王敬仁年十三作賢人論。長史送示真長，真長答云。修集載其論曰。或問易稱賢人黃裳元吉。苟未能闇與理會，何得不求通。求通則有損，有損則元吉之稱將何寄。答曰。賢人誠未能闇與理會。然當居然人從比之理盡。猶一豪之領一梁。一豪之領一梁，雖於理有損，不足以累梁。賢有情之至，寡豪有形之至。小豪不至虧梁。於賢人何有損之者哉。見敬仁所作論，便足參微言。

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續文章志曰。岳爲文選言簡章，清綺絕倫。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文章傳曰。機善屬文，司空張華見其文章篇篇稱善，猶譏其作文大治。謂曰。人之作文，患於不才。至子爲文，乃患太多也。

王敬美曰許詢有此似非簡文語許詢既得按此則金[illegible]

簡文稱許掾云：玄度五言詩可謂妙絕時人。續晉陽秋曰：詢有才藻，善屬文。自司馬相如、王褒、楊雄諸賢，世尚賦頌，皆體則詩騷，傍綜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陸之徒雖時有質文，而宗歸不異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老玄勝之談，而世遂貴焉。至過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詢綽並為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體之。至義熙中，謝混始改。

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中興書曰：范啟字榮期，慎陽人，父堅，護軍。啟以才義顯於世，仕至黃門郎。云：卿試擲地，要作金石聲。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宮商中聲。然每至佳句，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流而界道，此賦之佳處。輒云：應是我輩語。

劉會孟曰此語無識[illegible]之文學亦然後詞成句何以便是碎金

桓公見謝安石作簡文謚議看竟擲與坐上諸客曰此是安石碎金。劉謙之晉紀載安諡議曰謹按諡法一德不懈曰簡道德博聞曰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觀乎人文化成天下儀之象行猶有彷彿宜尊號曰太宗諡曰簡文

袁虎少貧。虎袁宏小字也嘗為人傭載運租。謝鎮西[尚]經船行。其夜清風朗月。聞江渚間估客船上有詠詩聲甚有情致。所誦五言。又其所未嘗聞。歎美不能已。即遣委曲訊問。乃是袁自詠其所作詠史詩。因此相要。大相賞得。續晉陽秋曰虎少有逸才文章絕麗曾為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而貧以運租為業鎮西謝尚時鎮牛渚乘秋佳風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虎在運租船中諷詠聲旣

劉會孟曰與黃各(?)語不多乎

按范幹字榮期長郎亦名榮字榮期耳以為名榮者因此而誤也

既清會辭文藻拔非尚所曾聞遂往聽之乃遣問訊答曰是袁臨汝郎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佳其率有勝致即遣要迎談話申旦自此名譽日茂。

孫興公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

裴郎作語林始出。大為遠近所傳時流年少。無不傳寫各有一通。載王東亭作經王公酒壚下賦甚有才情裴氏家傳曰裴榮字榮期河東人父穉豐城令榮期少有風姿才氣好論古今人物撰語林數卷號曰裴子。檀道鸞謂裴松之以為啓作語林。榮儻別名啓乎。

謝萬作八賢論。與孫興公往反。小有利鈍。中興書曰萬善屬文能談論萬集載其敘四隱四顯為八賢之論。謂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也。其旨以

[[illegible]曰此語[illegible]以[illegible]作相[illegible][illegible]然不能爲[illegible]名[illegible]]

[[illegible]曰此段文有法[illegible]日生]

[處者爲優。出者爲劣。孫綽難之以謂體玄識遠者出處同歸文多不載]謝後出以示顧君齊。[顧氏譜曰夷字君齊吳郡人初歐孝廉。父勳少府卿。夷辟州主簿不就]顧曰。我亦作知卿當無所名。

桓宣（溫）武命袁彥伯（宏）作北征賦。[續晉陽秋曰宏從温征鮮卑故作北征賦宏文之者]既成。公與時賢共看。咸嗟歎之。時王珣（元琳）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寫字足韻當佳。袁即於坐攬筆益云。感不絕於余心。泝流風而獨寫。公謂王曰。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宏集載其賦云。聞所聞於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德。奚授體於虞者。悲尼父之慟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物之足傷。實致傷於天下。感不絕於余心]

鈔此則全刪所刪

翊流風而獨寫。晉陽秋曰：宏嘗與王珣伏滔同侍温坐。温令滔讀其賦，至致傷於天下，於此改韻。云：此韻所詠，慨深千載。今於天下之後，便移韻於寫送之致，如為未盡。滔乃云：得益寫一句，或當小勝。桓公語宏：卿試思益之。宏應聲而益。王伏稱善。

孫興公道曹輔佐才，如白地明光錦。中興書曰：曹毗字輔佐，譙國人。魏大司馬休曾孫也。好文籍，能屬詞。累遷太學博士、尚書郎、光祿勳。著論裁為負版絝，論語曰：孔子式負版者。鄭氏注曰：版，邦國籍也。負之者，賤隸人也。非無文采，酷無裁製。

袁彥伯作名士傳成。宏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輔嗣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劉伯倫、阮仲容、王濬沖為竹林名士，裴叔則、樂彥輔、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衛

劉會孟曰是謝公語別
談初成日作世說亦然
按此則弇州所刪
劉本註○謂一字不犯前本
王敬美曰按此語最深難解言袁有此才而官不利徒得東亭歎賞齒舌閒得利而已何益於事
又曰自古文人同恨
劉本註○謂文須利口也
劉會孟曰謂露布流傳須剪裁劉亮可稱詞

叔寶謝幼輿為中朝名士。見謝公。公笑曰我嘗與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獪耳。彥伯遂以著書

王東亭到桓公吏既伏閣下。桓令人竊取其白事東亭即於閣下更作無復向一字。續晉陽秋曰珣學涉通敏文高當世。

桓宣武北征。溫別傳曰溫以太和四年上疏自征鮮卑。袁虎時從被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紙。殊可觀。東亭在側。極歎其才。袁虎云當令齒舌閒得利。

袁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道陶公。胡奴誘之狹室中。臨

以自刃胡奴陶範別見曰先公勳業如是君作東征賦云何忽略宏窘蹙無計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無因誦曰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則治人職思靖亂長沙之勳為史所讚續晉陽秋曰宏為大司馬記室參軍後為東征賦悉稱過江諸名望時桓溫在南州宏語眾云我決不及桓宣城時伏滔在溫府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滔密以啓溫溫甚忿以宏一時文宗又聞此賦有聲不欲令人顯問之後遊青山飲酌既歸公命宏同載眾賢為危懼行數里問宏曰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稱謂自非下官所敢專故未呈啓不敢顯之耳溫乃云君欲為何辭宏即答云風鑒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則宣城之節信為允也溫泫然此二說不同故詳載焉

一説初成只後出一准意人人然古亦然金丞

敬若曰按傳字訛當作傅以孰上字今改傅字從尃不從敬
亮不誤○亮庾亮

或問顧長康。君箏賦何如嵇康琴賦。顧曰。不賞者作後出相遺。深識者亦以高奇見貴。中興書曰。愷之博學有才氣。為人遲鈍。而自矜尚。為時所笑。宋明帝文章志曰。桓玄云。顧長康體中癡黠。各半。合而論之。正平平耳。世云有三絶。畫絶。文絶。癡絶。續晉陽秋曰。愷之矜伐過實。諸年少因相稱譽。以為戲弄。為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自云得先賢風制。瞻每遙贊之。愷之得此。彌自力忘倦。瞻將眠。語搥腳人令代。愷之不覺有異。遂幾申旦而後止。

殷仲文天才宏贍。續晉陽秋曰。仲文雅有才藻。著文數十篇。而讀書不甚廣。傅亮歎曰。季友 亮別見。若使殷仲文讀書半袁豹。丘淵之文章敘曰。豹字士蔚。陳郡人。祖耽。歷陽太守。父質。琅邪內史。豹隆安中著作佐郎。累遷太尉長史。丹陽

劉會孟曰：此未造理所

王敬美曰：散是五石散，行散，行藥也。故弇州以此入品藻。按絕明遠行藥至城東橋詩，因病服藥，行而宣導之。行散亦淺識[illegible]蘭[illegible]觀已有，此後復見云[illegible]。

劉本註曰：王恭為司馬道子所害，桓玄後殺道子。

君義熙九年卒。才不減班固。續漢書曰：固字孟堅，右扶風人。幼有儁才，學無常師，善屬文，經傳無不究覽。

羊孚作雪贊云：資清以化，乘氣以霏，遇象能鮮，即潔成輝。桓胤遂以書扇。中興書曰：胤字茂祖，譙國人。祖沖，太尉。父嗣，江州刺史。胤少有清操，以恬退見稱，位至中書令。玄敗，徙安成郡，後見誅。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戶前，睹，王爽小字也。中興書曰：爽字季明，恭第四弟也。仕至侍中。恭事敗，贈太常。問古詩中何句為最？睹思未答。孝伯詠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為佳。

桓玄嘗登江陵城南樓云：我今欲為王孝伯作誄。因

劉本註○史稱玄文翰之美高於一世信然

劉會孟曰此何難至趣遠而已

劉本註○謂桓看雪之旅

按此則亦劉所刪

吟嘯良久，隨而下筆，一坐之間，誄以之成。晉安帝紀曰：玄文翰之美，高於一世。玄集載其誄，敘曰：隆安二年九月十七日，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太原王孝伯薨。川岳降神，哲人是育。既爽其靈，不貽其福。天道茫昧，孰測倚伏。犬馬反噬，豺狼翹陸。嶺摧高梧，林殘故竹。人之云亡，邦國喪牧。于以誄之，爰旌芳郁。文多不盡載。

桓玄初并西夏，領荊江二州、二府、一國。玄別傳曰：玄既克殷仲堪後，楊佺期遣使諷朝廷，朝廷以玄都督八州，領江州、荊州二刺史。于時始雪，五處俱賀，五版並入。玄在聽事上，版至即答，版後皆粲然成章，不相揉雜。

桓玄下都，羊孚時為兗州別駕，從京來詣門，牋云：自

頃世故睽離。心事淪藴。明公啓晨光於積晦。澄百流以一源。桓見牋馳喚前。云。子道子道。來何遲。即用爲記室參軍。孟昶見爲劉牢之主簿。續晉陽秋曰。牢之字道堅。彭城人。世以將顯。父道征虜將軍。牢之沈毅多計數。爲謝玄參軍。苻堅之役。以驍猛成功。及平王恭。轉徐州刺史。桓玄下都。以牢之爲前鋒。行征西將軍。玄至歸降。用爲會稽內史。欲解其兵。奔而縊死。詣門謝見云。羊侯羊侯。百口賴卿。

世說新語卷上之下 終

